

广清凉传 3 卷

[卷上](#) [卷中](#) [卷下](#)

目录

[广清凉传序](#)

1. [菩萨生地见闻功德一](#)
2. [菩萨应化总别机缘二](#)
3. [菩萨何时至此山中三](#)
4. [清凉山得名所因四](#)
5. [五台四埵右圣行迹五](#)
6. [五台境界寺名圣迹六](#)
 - a. 古十寺 今益唐来寺六 灵迹四 名花五 古有八寺 今益寺二 灵迹十六 异草二 古寺一十五 今益寺三 灵迹十一 药三 古寺十二 今益寺四 灵迹一十五 药三 古寺九 今益寺三 灵迹九 药二
7. [释五台诸寺方所七](#)
8. [菩萨化身为贫女八](#)
9. [天女三昧姑九](#)
10. [安生塑真容菩萨十](#)
11. [牛云和尚求聪明十一](#)
12. [佛陀波利入金刚窟十二](#)
13. [无着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14. [神英和尚入化法华院十四](#)
15. [道义和尚入化金阁寺十五](#)
 - a. 东廊六院 西廊六院
16.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17. [亡身徇道俗十七](#)

18. [州牧宰官归信十八](#)

19. [高德僧事迹十九](#)

20. [高德尼事迹二十](#)

21. [宋僧所覩灵异二十一](#)

22. [灵异蘖木二十二](#)

23. [大圣文殊师利古今赞颂二十三](#)

a. [文殊像赞](#) [文殊师利赞](#) [文殊像赞](#) [文殊师利赞](#) [续遗](#)

No. 2099

广清凉传序

朝奉郎尚书织局员外郎守太原府大通监兼兵马都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前
勾当五台山寺司公事郟济川 撰

夫法界无边。因利生而示境。法身无像。由接物以现形。何哉。盖慈悲广大。虽已证于菩提。誓愿弘深。尚不舍于萨埵。故大圣文殊。宅清凉之境。示瑞应之形。良以此也。粤自世雄示灭。像教寝传。金口微言。方流于震旦。玉毫妙质。不覩于祇园。圣智隐而易诬。昏蒙荡而难信。菩萨。所以运童真之德。极游方之化。揭慧日以照六道。注愿海以泽四生。秘龙种上尊之称。舍摩尼宝积之证。示为弟子。翊正法于能仁。当作如来。豫尊记于普见。不出大千之界。长居五顶之山。涅槃。称五百仙俱。华严。说一万圣众。都净城以演法。赫祥光而诱人。宝乐银书。深秘金刚之窟。仙花珍树。大同灵鹫之峯。是以。波利西来毕命。愿瞻于真相。无着南至捐躯。思接于慈颜。教肇腾兰以来。具闻名号。地拓魏齐而下。益广修崇。列梵刹以云屯。范圣仪而星布。钟声香气。互传灵感之踪。宝界金灯。咸覩神奇之应。济。以夙缘薄佑。生逢遗法。尚繇羈官。得寓灵峯。时会博闻。遍穷异迹。思得纪述以警后来。而年纪寝深。简编几坠。独有唐蓝谷沙门慧祥。作传二卷。颇成伦理。其余亦有传记。皆文字舛错。辞意乖谬。惜乎。大圣之化迹。高士之遗踪。将湮灭乎。慧祥所谓。时无好事。使芳尘委绝。信哉。济川慨其若是。乃访得真容院妙济一公。其人纯粹聪敏。博通藏教。讲说记问。靡不精诣。因请公。采摭经传。收据故实。附益祥传。推而广之。勒成

三卷。首以吉祥隆世因地。终以巨宋亲逢化相。名曰广清凉传。凡三月而成。授本院主事。募工开版。印施四方。俾师心三宝者。覩之益信向尔。时圣宋嘉佑纪号龙集庚子正月望日谨序。

广清凉传卷上

清凉山大华严寺坛长妙济大师赐紫沙门延一重编

- 菩萨生地见闻功德一
- 菩萨应化总别机缘二
- 菩萨何时来至此山三
- 清凉山得名所因四
- 五台四埵古圣行迹五
- 五台境界寺名圣迹六
- 释五台诸寺方所七

菩萨生地见闻功德一

详夫大圣曼殊室利曳菩萨。久已成佛。示居因位。行菩萨行。接引群迷者也。何以知之。按首楞严经下卷云。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名龙种上尊王如来。国名平等。乃至。尔时平等世界龙种上尊王如来。岂异人乎。即文殊师利法王子是。央掘摩罗经第四云。北方去此。过四十二恒河沙刹。有国名常喜。佛名欢喜藏摩尼宝积如来。乃至。若有闻是如来名者。恭敬礼拜。生欢喜国。灭四恶趣。若有持是如来名号者。若今见在。及未来世。旷野险难诸怖畏处。皆悉蒙护。于一切处。恐怖悉灭。一切八部诸恶鬼神。不能侵扰。又大宝积经第六十卷。文殊师利授记会。说文殊师利成佛之时。名为普见。以何义故。名为普见。以彼如来。于十方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刹中。普皆令见。虽未成佛。若我现在。及灭度后。有闻其名。亦皆必定当得成佛。唯除已入离生之位。及狭劣心。彼佛刹土。名随愿积集清净圆满。乃至。若有得闻文殊师利名者。是则名为面见诸佛。若有受持百千亿诸佛名号。若有人称文殊师利名者。福多于彼。何况称普见佛名。何以故。彼百千那由他佛。利益众生。不及文殊师利。于一时中。所作饶益。如是等文证成非一。或问。文殊师利成佛国土。与阿弥陀极乐国土。优劣云何。答。大宝积经云。譬如有人析一毛为百分。以一分毛。于大海中。取一滴水。喻阿弥陀佛刹庄严。彼大海水。喻普见如来佛刹庄严。复过于此。何以故。普见如来佛刹庄严。不思議故○上说菩萨成佛功德。次说菩萨

真俗生处。且真谛生处者。华严经七十九。说菩萨有十种生处。何者为十。善男子。菩提心是菩萨生处。生菩萨家故。深心是菩萨生处。生善知识家故。诸地是菩萨生处。生波罗蜜家故。大愿是菩萨生处。生妙行家故。大悲是菩萨生处。生四摄家故。如理观察是菩萨生处。生般若波罗蜜家故。大乘是菩萨生处。生方便善巧家故。教化众生是菩萨生处。生佛家故。智慧方便是菩萨生处。生无生法忍家故。修行一切法是菩萨生处。生过现未来一切如来家故。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以般若波罗蜜为母。方便善巧为父。檀波罗蜜为乳母。尸波罗蜜为养母。忍波罗蜜为庄严具。勤波罗蜜为养育者。禅波罗蜜为浣濯人。善知识为教授师。一切菩提分为伴侣。一切善法为眷属。一切菩萨为兄弟。菩提心为家。如理修行为家法。诸地为家处。诸忍为家族。大愿为家教。满足诸行为顺家法。劝发大乘为绍家业。法水灌顶一生所系菩萨。为王太子。成就菩提。为能净家族。此名菩萨真实生处○次说菩萨世谛示现生处。据文殊师利般涅槃经云。尔时跋陀婆罗菩萨。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长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文殊师利法王子。已曾亲近百千诸佛。在此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于十方面。变现自在。却后久远。当般涅槃。佛告跋陀婆罗。此文殊师利。有大慈悲。生于舍卫国多罗聚落梵德婆罗门家。其生之时。家内室宅。化生莲华。从母右胁而生。身紫金色。堕地能语。如天童子。有七宝盖。随覆其上。诣诸仙人。求出家法。诸婆罗门。九十五种诸论议师。无能酬对。唯于我所。出家学道。乃至。我今略说。为未来世盲冥众生。又般涅槃经云。其有得闻文殊师利名者。见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堕恶道。若有读诵文殊师利名者。设有重障。不堕阿鼻极恶猛火。常生他方清净国土。值佛闻法。得无生法忍。又宝篋经第二卷云。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众生。给诸乐具。百千亿岁。不如施文殊师利一爪端许。所生福德。胜前福德。或有问曰。菩萨既久已成佛。何故复为菩萨。答。无垢称经云。虽得佛道转于法轮。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又大慈恩寺基法师阿弥陀经疏。引经云。我昔能仁师。今为佛弟子。二尊不并化。故我为菩萨。又问。何故菩萨名文殊师利。答。斯乃古时讹略梵语。今巨宋新传。及唐时不空三藏所传。皆云曼祖(仁祖切)室利(二合)曳。此云妙吉祥。此菩萨。立名有二。初就世俗。因瑞障名。二就胜义。以德立号。且初世俗因瑞障名者。以菩萨生时。有十种吉祥事故。所以菩萨名妙吉祥也。何为十种。吉祥之事。一天降甘露。二地涌伏藏。三仓变金粟。四庭生金莲。五光明满室。六鸡生鸾凤。七马产麒麟。八牛生白[牛*宅]。九猪诞龙豚。十六牙象现。所以菩萨因瑞障名也。二依真谛立名者。据金刚顶经说。由菩萨身。普摄一切法界等如来身。一切如来智慧等。及一切如来神变游戏。已由

极妙吉祥。故名妙吉祥也。故知。文殊师利菩萨。神通功德不可思议。大华严经第六十一入法界品。舍利弗。告诸比丘。汝可观察文殊师利清净之身。相好庄严。一切天人。莫能思议。汝可观察文殊师利圆光映彻。令无量众生。发欢喜心。汝可观察文殊师利光网庄严。灭除众生无量苦恼。汝可观察文殊师利众会具足。皆是菩萨往昔善根之所摄受。汝可观察文殊师利所行之路。左右八步。平坦庄严。汝可观察文殊师利所住之处。周回十方。常有道场。随逐而转。汝可观察文殊师利所行之路。具足无量福德庄严。左右两边。有大伏藏。种种珍宝。自然而出。汝可观察文殊师利。曾供养佛善根所流。一切薰间出庄严藏。汝可观察文殊师利。诸世间主。雨供具云。顶礼恭敬。以为供养。汝可观察文殊师利。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将说法时。悉放眉间白毫相光。来照其身。从顶上入。又云。文殊菩萨。能随所乐。现自在身。威光赫奕。蔽诸大众。以自在大慈。令彼清凉。自在大悲。起说法心。以广大辩才。将为说法。文多不载。故知。菩萨以大善巧。拯接群生。为不请友。救世大悲。斯言信矣。华严七十九。弥勒菩萨。告善财言。文殊师利所有大愿。非余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之所能有。善男子。文殊师利童子。其行广大。其愿无边。出生一切菩萨功德。无有休息。善男子。文殊师利。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母。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师。教化成就一切众生。名称普闻十方世界。常于一切诸佛众中。为说法师。一切如来之所赞叹。住甚深智。能如实见一切诸法。通达一切解脱境界。究竟普贤所行之行。善男子。文殊师利。是汝善知识。令汝得生如来家。长养一切诸善根。发起一切助道法。值遇真实善知识。令汝修一切功德。入一切愿网。住一切大愿。为汝说一切菩萨秘密法。现一切菩萨难思议行。与汝往昔同生同行。是故善男子。汝应往诣文殊之所。莫生疲厌。集传者曰。校此而论。既彼善财。得见文殊。皆是往昔同生同行。乃至。不生疲厌。况今之火宅诸子。若能专心求见大圣。岂不宜哉。

菩萨应化总别机缘二

夫。大圣应化。有总有别。随机缘故。云何为总。答。如华严经第五十卷说。譬如月轮有四希奇未曾有法。何等为四。一映蔽一切星宿光明。二随逐于时。示现亏盈。三于阎浮提清净水中。影无不现。四一切见者。皆对目前。而此月轮。无有分别。无有戏论。佛子。如来身月。亦复如是。有四希奇未曾有法。何等为四。一所谓映蔽一切声闻缘觉。学无学众。二随其所宜。示现寿命。修短不同。而如来身。无有增减。三一切世界净心众生菩提器中。影无不现。四一切众生有瞻对者。皆谓如来唯现我前。随其心乐。而

为说法。令得解脱。乃至。而如来身。无有分别。无有戏论。今文殊亦尔。故菩萨般涅槃经云。住首楞严三昧力故。于十方面。或现初生。或现灭度。入般涅槃。现分舍利。饶益众生。乃至。是文殊师利。有无量神通变现。不可具说。此上所显。即是菩萨。遍一切处。普应机缘。故名为总。故华严钞。引经偈云。文殊大菩萨。不舍大悲愿。变身为异道。或冠或露体。或处小儿丛。游戏邑聚落。或作贫穷人。衰容为老状。以现饥寒苦。巡行坊市。求乞衣财宝。令人发一施。与满一切愿。令使发信心。信心既发已。为说六度法。领万诸菩萨。居住五顶山。放亿种光明。人天咸悉覩。罪垢皆消灭。二别者。即今遍在清凉五台山。是也。以此处机缘胜故。又是本所居。金色世界报土。在此也。按大唐东夏神洲感通录。宣律师。常于唐麟德元年仲春之季。有数天人来。礼觐律师。共相谈叙。律师。因问天人云。古昔相传。文殊在清凉山。岭五百仙人说法。经中明说。文殊。是旧住娑婆世界菩萨。娑婆。是大千总号。如何偏在此方。天人答云。文殊者法身大士。诸佛之元帅也。随缘利现。应变不同。大士之功。非人境界。不劳评论。但大圣多在清凉山。山下有仙花山。有五台县。清凉府。往往人到。不得不信。

菩萨何时至此山中三

按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五菩萨住处品云。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又据文殊菩萨现宝藏陀罗尼经云。尔时。金刚密迹主菩萨。白佛言。世尊。昔常为我说如是言。我灭度后。于瞻部洲恶世之时。文殊师利。广能利益一切众生。大作佛事。唯愿世尊。为我分别演说。于何处住。复于何方而行利益。怜愍摄护诸众生故。愿为说之。乃至。佛告金刚密迹主菩萨言。我灭度后。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中有山。名为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及有无量龙天。夜叉罗刹。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围绕供养。乃至。文殊师利。有如是等无量威德。神通变化自在庄严。广能饶益一切有情。成就圆满福德之力。不可思议。又据文殊般涅槃经云。如是大士。久住首楞严三昧。佛灭度后。四百五十岁。当至雪山。为五百仙人。说法教化。成就令不退转。又感通录上卷。宣律师。问天人云。今五台中台之东南二十里。见有大孚灵鹫寺。两堂隔涧。于今犹在。南有花园。可三顷许。四时发彩。人莫究其所始。或云。汉明所造。或云。魏孝文所作。互说不同。如何。天人答云。二帝俱曾于此造寺供养及阿育王。亦曾于此造塔。昔周穆王时。已有佛法。此山灵异。文殊所居。汉明之初。摩腾天眼。亦见有塔。劝常造

寺。名大孚灵鹫。言孚者信也。帝信佛理。立寺劝人。名大孚也。又此山形。与其天竺灵鹫山相似。因以为名焉。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来礼谒。见人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知。至唐朝。因澄观法师。于此造大华严经疏。遂下勅改为大华严寺。或问。据华严经菩萨住处品。即说菩萨常在此山。如何现宝藏经及般涅槃经二经。皆言佛灭度后。方来此山。答。此由菩萨住首楞严三昧。无作妙力。能分一身为无量身。复以无量身入一身。俱无障碍。如经广说。能以一身分无量身故。即一身常在此山。其所分身。于十方界。施难思化。即华严所说在此山。是也。又复以无量身入一身故。即十方界施化既毕。还来入此一身。引导众生。令发心故。即现宝藏经及般涅槃经言。佛灭度后来入此山。是也。于理何妨。况是大圣不思议之境。岂可凡情能测度哉。故显扬论说。于不思议境界。强思议者。有三过失。一得心狂乱过失。二生非福过失。三不得善过失。如非强思议者。得三善果。翻此可知。笺云。虽神应无方。道无不在。但菩萨本所化境。机缘偏胜。何所疑焉。

清凉山得名所因四

按华严经疏云。清凉山者。即代洲雁门郡五台山也。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峯耸山。顶无林木。有如累土之台。故曰五台。海东文殊传云。五台。即是五方如来之座也。亦象菩萨顶有五髻。余因此二文。今更广之。按千钵经。及文殊师利五字陀罗尼。瑜伽观门所说。文殊表般若。能生诸佛故。大宝集经第六十文殊会云。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无碍天眼所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中一切如来。若非是我劝发决定菩提心。教授教诫。令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我于菩提。终不应证。而我要当满此所愿。然后乃证无上菩提。又文殊表般若者。菩萨大悲。能为增上。断灭一切诸众生等烦恼罪业。按金刚顶经金刚觉大菩萨三摩地一切如来智慧品云。尔时世尊。复入文殊师利摩诃菩提萨埵三摩耶所生法。如持金刚三摩地已。从自心出此一切如来大智慧三摩耶。名一切如来心印。即说密语。跋折啰底瑟那(二合)纔出此语时。于一切如来心。即彼薄伽梵。执金刚以为智剑而出已。同一密合。入于毘卢遮那佛心中。便为鞞鞞。既成就已。住于毘卢遮那佛手中。于时从彼如来鞞鞞身中。出现一切世界等如来身。一切如来智慧等。及一切如来神变游戏已。由极妙吉祥故。及金刚萨埵三摩地。极坚牢故。同一密合。以为文殊师利摩诃菩提萨埵身。既成就已。住于世尊毘卢遮那佛心。而高声作是言曰。我是诸佛语。号为文殊声。若以无形色。音声可得知(以诸佛法身。本无形相。恐成断灭

故。以音声假诠表之。诠佛语言。即文殊声也)尔时文殊师利摩诃菩提萨埵。从世尊心下已。依一切如来右边月轮中住。复请教示。尔时。毘卢遮那佛。入一切如来智慧三摩耶金刚三摩地已。现一切如来断除烦恼三摩耶。为尽遍众生界。断除一切苦故。及一切安乐悦意受用故。乃至。成就一切如来随顺音声圆满慧最上悉地故。彼金刚觉。于文殊师利摩诃菩提萨埵。如上于双手授之。乃至。以其金刚劔挥斫已。而高声唱言。此是诸如来般若波罗蜜能破诸怨敌。灭罪中为最。故菩萨左手持梵夹。表般若体。自性清淨。右手持劔。表般若用。断除众生烦恼怨敌。又五字瑜伽观门之表者。阿者无生门。诠一切法无生。表大圆镜智。东方金刚部主阿閼如来。即菩萨顶上东边一髻之象也。啰者。无垢门。诠一切法无垢。表平等性智。南方宝部主宝生如来。即菩萨顶上南边一髻之象也。跛者。无第一义谛门。表妙观察智。西方莲花部主无量寿如来。即菩萨顶上西边一髻之象也。左者。诸法无行门。表成所作智。北方羯磨部主不空成就如来。即菩萨顶上北边一髻之象也。娜者。诸法无性相离语言文字门。表清淨法界。中方如来部主毘卢遮那如来。即菩萨顶上中方一髻之象也。故菩萨顶分五髻。山派五峯。岂徒然哉。良有以也。故华严疏云。表我大圣五智已周。五眼已淨。总五部之真原。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此山。磅礴数州。绵五百里。左邻恒岳。隐嶙参天。右控洪河。萦回带地。北临朔野。限雄镇之关防。南拥汾阳。作神洲之势胜。回环日月畜泄云龙。虽积雪夏凝。而奇花万品。寒风冬冽。而珍卉千名。丹嶂横开。翠屏迭起。排空度险。时逢物外之流。扪萝履危。每造非常之境。白雪凝布。疑淨练于长江。杲日炽升。认扶桑于火海。又华严疏主。释菩萨住处品云。余幼寻兹典。每至斯文。皆掩卷而叹。遂不远万里。委命栖托圣境。相诱十载于兹。其感应昭著。盈于耳目。及夫夏景胜事尤多。历历龙宫。夜开千月。纤纤瑞草。朝间百花。或万圣罗空。或五云凝岫。圆光映乎山翠。瑞鸟翥于烟霄。唯闻大圣之名。无复人间之虑。入圣境者接武。革尘心者架肩。相视互谓非凡。触目皆为佛事。其山势寺宇。难以尽言。自大师晦迹于西天。妙德扬辉于东土。虽法身长在。而鸡山空掩于荒榛。应现有方。鹫岭得名于兹土。神僧显彰于灵境。宣公上禀于诸天。汉明肇启于摩腾。魏帝中孚于至化。北齐数州以倾俸。有唐九帝之回光。五天殉命以奔风。八表亡驱而竞记。其有居神洲。一生而不到。奚异舍卫三亿之徒哉。按大唐神洲感通录云。代州东西。有五台山者。古称神仙之宅也。山方五百里。势极崇峻。上有五台。其顶不生草木。松柏茂林。森于谷底。其山极寒。南号清凉山。山下有清凉府。经中明说文殊将五百仙人住清凉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来求道之士。多游此山。灵踪遗

窟。奄然在目。不徒设也。中台最高。去并七百。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图。其量千许。即后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马之迹。宛然存焉。顶有大泉。名曰太华。澄清似镜。有二浮图夹之。中有文殊师利像。人有至者。钟声香气。无日不闻。神僧瑞像。往往逢遇。大唐龙朔已来。勅下令会昌寺僧会颐。往彼修治寺塔。前后再返。亦遇灵感。至正观中。有解脱禅师。聚从习定。自云。于花园北。四度见文殊师利。翼从满空。群仙异圣。不可胜记。或问。此清凉山。为但山寒。名曰清凉。为就胜德耶。若但山寒。名清凉者。即阴山穷谷。冻寒之方。皆应清凉。若就胜德名清凉者。但诸仙圣所住之处。应亦清凉。即何独此山擅斯名也。答。必二相兼。即无滥矣。一为山寒。兼有五顶。如上已说。二惟就文殊化境。拣余仙圣所居。如般泥洹经云。若有读诵文殊师利名者。设有重障。不堕阿鼻极苦猛火。常生他方清凉国土。值佛闻法。得无生忍。华严经入法界品云。以自在大慈。令彼清凉。斯之谓矣。故化方逐物。众生自见于兴亡。报土湛然。不随器界之生灭。如斯而已矣。

五台四埵右圣行迹五

按灵记。五台有四埵。去台各一百二十里。据古图所载。今此台。即古中台。中台即南台。大黄尖即北台。栲栳山是西台。漫天石是东台(唯北台中台。古时有异。东西二台古今无异)。

无恤台。常山顶是也。昔赵简子。名无恤。曾登此山观代国。下瞰东海蓬莱宫。观神仙之宅。此是普贤菩萨。于中止住。云霞出没。往来五台。登台者。多见灵瑞。绿斯圣迹故。号为东埵也。西曹[梦-夕+登]山。上有宫池古庙。隋炀帝。避暑于此而居。因说天池。造立宫室。龙楼凤阙。遍满池边。此池。世传神龙所居。缘斯圣迹故。号为西埵也。南有系舟山。上有铜环。舡轴犹在。昔尧遭洪水。系舟于此。世传尧覩文殊现于南台。缘斯圣迹故。谓之南埵也。北有覆宿堆。即夏屋山也。后魏孝文皇帝。避暑往覆宿此。因以名焉。下见云州石窟寺。世传山上有干闥婆城。即化城也。常于日欲出时。城乃现焉。又望见北川。吴冢垒垒。有鬼趁南行。及见南山柏谷藁(力鬼切)出随行。文帝咤之。其藁。即回低曲而走。因谓之亚走柏。由此事迹。谓之北埵也。至巨唐伊禅师。神异僧也。尝登西南台之上。望见五顶。皆有五色云覆之。随云覆者。配之为台。唯古之中台。即今之北台。古之南台。即今之中台(孝文封为南岳也)余皆定矣。

五台境界寺名圣迹六

中台顶上。有太华池。方圆二里。天生九曲。其水湛然色若琉璃。澄澈见底。池内平处。有石磊落。丛石间。复有名花。百品交映。神龙宫宅之所在焉。人暂视之。疹(所锦切)然神骇。云雾祥映。难以具言。然池之大小浅深。神变不定。故礼谒者。解纓褫佩。投中而去。随开皇十一年。文帝。勅忻州刺使崔震。持供于五台顶。设斋立碑。及覩后魏博陵公太守。奉使登台。遥瞻丛石。并是菩萨身挂纓珞。故宝台铁塔。功德最多。不可殫纪。

古十寺

- 大孚灵鹫寺
- 王子寺
- 灵峯寺
- 鉢仙寺
- 天盆寺
- 清凉寺
- 石窟寺
- 佛光寺
- 宕昌寺
- 楼观寺

今益唐来寺六

- 竹林寺
- 金阁寺
- 安圣寺
- 文殊寺
- 玉华寺
- 圣寿寺

灵迹四

- 太华池
- 白水池
- 孝文人马迹
- 千年冰窟

名花五

- 日菊花
- 孝文十二院花
- 五凤花
- 百枝花
- 钵囊花

北台顶上有天井。下有龙宫白水池相连。金刚窟亦相通彻

古有八寺

- 宝积寺
- 净明寺
- 木爪寺
- 普济寺
- 公主寺
- 甘泉寺
- 大谷寺
- 圣寿寺

今益寺二

- 宝山寺
- 太平兴国寺

灵迹十六

- 七佛池
- 罗汉台
- 九女泉
- 公主台
- 孝文教鷹台
- 孝文打球场
- 仙人庵
- 禅庵藁
- 亚走柏
- 生死藁
- 空心藁
- 生地狱
- 邓隐峯塔
- 憨山
- 玉泉
- 金井

异草二

- 鸡足草
- 薈[梦-夕+登]草

东台。旧名雪峯。山麓有研伽罗山。台上遥见沧瀛诸州。日出时。下视大海。犹陂泽焉

古寺一十五

- 华林寺
- 香云寺
- 观海寺
- 香薰寺
- 铜钟寺
- 石堂寺
- 龙盘寺
- 光明寺
- 万像寺
- 凤岭寺
- 龙泉寺
- 五王寺
- 天城寺
- 温汤寺
- 古华严寺

今益寺三

- 金界寺
- 干明寺
- 东塔院(今为尼院)

灵迹十一

- 松子戍

- 亦龙口
- 六凤岳
- 明月池
- 五王城
- 枣林
- 乳头香藁
- 研伽罗山
- 那罗延窟
- 万圣足迹
- 温汤

药三

- 人参
- 长松
- 茯苓

西台。与秘[(序-予+林)/女]岩相连。危磴干云。乔林拂日。分空绝壁。接汉层峦

古寺十二

- 秘密寺
- 石门寺
- 榆勤寺
- 乳石寺
- 东尖寺
- 大会寺
- 日照寺
- 向阳寺
- 铁勤寺
- 浮图寺

- 熊头寺
- 豹子寺

今益寺四

- 李牛寺
- 黑山寺
- 仰盘寺
- 病牛泉寺

灵迹一十五

- 泥斋和尚
- 孝文射塚
- 落王崖
- 香山师子踪
- 于阗国王踪
- 二圣对谭石
- 八功德水
- 石门
- 鸟门
- 龙窟
- 萨埵崖
- 王子烧
- 身塔
- 割肉坐石
- 王母仙桃

药三

- 黄精
- 茯苓
- 木瓜

南台孤绝。距诸台差远。林麓蓊鬱。岩崖倾欹。最为幽寂。昔有僧明禅师。居此三十余载。亦遇神仙。飞空而去。唯蝉蜕其皮。三十里内。悉是名花。遍生峯岫。俗号仙花山。化寺屡逢。钟声时发。昔曾有人遇异人。形伟冠世。言语之间。超腾遂远。故僧明禅师歌曰。南台秀峙。龙神归依。春云霭霭。夏雨霏霏。黑白瞻礼。失渴忘疲。何罪不灭。何福不滋。卧于石罅。而坐神龟。菩萨麻充其龙枝。罗浮草结作禅衣。居岩岬兮静虑。履山巅兮寻师。滄松长智饵。菊除饥讲。说般若志。行禅师再。覩龙母。又见龙儿。家施白药。永离苦衰。

古寺九

- 娑婆寺
- 殊公寺
- 郭[(序-予+林)/女]寺
- 嵌岩寺
- 浮图寺
- 高岭寺
- 石台寺
- 小柏寺
- 赤崖寺

今益寺三

- 福圣寺
- 灵境寺
- 法华寺

灵迹九

- 七佛谷
- 龙宫胜堆
- 万亩平
- 东王相
- 西王相
- 神龟
- 东车尖
- 西车尖
- 石罅

药二

- 人参
- 钟乳

中台北。北台南。中间有诸佛浴池。一百二十所。四面是水。中心有土台。方圆三尺。号为菩萨盥掌。游戏之地。其岁香气氛馥。色相光明。人熟视之。神移目乱。不敢久住。然人亦罕到池中。多出白云。状如队仗。有梵志婆罗门像。如覩菩萨及圆光者。白衣即得初果及第二果。若净戒之僧。得第三第四果也。金刚窟。即文殊大宅。此窟。在东北台二麓之下。楼观谷内。南北岭间。有石门乃先圣出入之处。人多不识。昔有繁峙县佛慧师。曾入此窟。行约三十里。有横河。既济即抵平川。无复凡木。但见宝林。极望四周。金楼琼塔。炳然晃目。佛慧师。出为人说此。

唐长安二年。遣使于五台山太孚灵鹫寺。前采花万株。移于禁掖。奇香异色。百品千名。令内道场。栽植供养。勅万善寺尼妙胜。于中台造塔。凡一朞功毕。遣内侍黄门金守珍。就山供养。显庆设斋。乃供一万菩萨是日。忻代诸处。巡礼僧数。盈一万。皆云。万圣赴会。普施一镮钱。一万缗。别施菩萨。内侍与州县。具达朝廷。由斯灵瑞。台山复兴。

释五台诸寺方所七

按灵迹记。称古传有寺一百一十。北齐割数州租税。以充供养。粤自后周已来。亟遭废毁。甄台寂寞。空余麋鹿之场。宝塔摧颓。但聚鸱枭之迹。俄钟随季。海内分崩。寓县沸腾。生灵涂炭。兵火延及。荡焉靡遗。大率伽蓝多从煨烬。名额既泯。基址徒存。其堪住持者。六十七所。余皆湮没焉。

大孚灵鹫寺者。世传后汉永平中所立。所以名灵鹫者。据西域记第九卷说。梵云结栗陀罗矩咤山。即释尊说法华经之地。唐云鹫峯。亦曰鹫台。接北山之阳。孤标特起。既栖鹫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此山亦然。今真容院所居之基。冈峦特起。有类高台。势接中台北台之麓。山形相似。故以名焉。寺依此山立名。故云大孚灵鹫寺也。昔有朔州大云寺惠云禅师。德行崇峻。明帝礼重。诏请为此寺尚座。乐音一部工技百人。箫笛箜篌。琵琶箏瑟。吹螺振鼓。百戏喧阗。舞袖云飞。歌梁尘起。随时供养。系日穷年。乐比摩利天仙曲。同维卫佛国。往飞金刚窟内。今出灵鹫寺中。所奏声合苦空。闻者断恶修善。六度圆满。万行精纯。像法已来。唯兹一遇也。

清凉寺。依山立名。托居岩侧。前通涧壑。上接云霓长安二年五月十五日。建安王仕并州长史。奏重修葺。勅大德感法师。亲谒五台。山以七月二十日。登台之顶。僧俗一千余人。同见五色云中。现佛手相。白狐白鹿。驯狎于前。梵响随风。流亮山谷。异香芬馥。远近袭人。又见大僧。身紫金色。面前而立。复见菩萨。身带璎珞。西峯出现。法师。乃图画闻奏。帝大悦。遂封法师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请充清禅寺。主掌京国僧尼事。仍勅左庶子侯知一。御史大夫魏元忠。命工琢玉御容。入五台山。礼拜菩萨。至长安三载。送向清凉山安置。于是倾国僧尼。奏乞送之。帝不许。以雁门地连猱狔。但留御容于太原崇福寺大殿。中间供养。于五台山。造塔建碑。设斋供养。是知真境菩萨所居。帝王日万机之务。犹造玉身。来礼大圣。矧余凡庶。岂不从风一游净域。累劫殃消。暂陟灵峯。多生障灭者矣。

佛光寺。燕宕昌王所立。四面林峦。中心平坦。宕昌王。巡游礼谒。至此山门。遇佛神光。山林遍照。因置额。名佛光寺唐。正观七年。五台县昭果寺解脱禅师。重加修建。事如惠祥传所说。

王子寺。备惠祥传中所载。

西台。接东峨谷。有一古寺。名秘[(序-予+林)/女]严。亦具惠祥传所说。此寺。唐垂拱中。有雁门清信士。辟闾崇义。形同素服。心造玄关。毕志有归。励精罔倦。薄游兹寺。誓愿住持。经阁始成。楼台营构。堂殿房廊。六七院宇。二三四辈行人。云屯慈地。十方名德。辐凑其中。无惮劬劳。惟专禅诵。至长安三年。国家搜罗英彦。不遗岩野。辟闾崇义。遂被召入。因乞为僧。勅许披剃。后乃还山。终于此寺也。

北台之西。繁峙县东南。有一寺。名公主寺后魏文帝第四女信诚公主所置。年代浸远。尼众都绝。房廊院宇。佛殿讲堂。九女浮图。瓦甃犹在。唐世。有尼童女名丑。丑得一玉石。方圆一尺。文成五色。表里光莹。自持至都。献则天帝。帝赐绢百束。且须后命。志拟置额度尼。丑丑染病。而归既卒。方召不遂其愿。

北台之麓。有木瓜寺。往昔登台。路由兹地。年代旷远。不知建立之始。寺有长发女。名佛惠。年七十四五。貌似愚痴。百岁耆耄。自少见者。容状初无改变。修葺伽蓝。常为导首。繁峙。曾有三百余人。逐佛惠上北台。适逢雨雹。遽引下台侧。投一藁(力鬼切)下。藁半空如室。佛惠前进。诸人随入。同坐藁空。悉能容受众不测其神。时谓肉身菩萨。

普济寺。居大黄尖岭之南。林麓清虚。川原疎旷。西见栲栳山。东望漫天石。南覩中台北台。当木瓜之北有入地泉。巡台之人忽逢雨雹。于此避难。

北台北谷内。有宋谷寺。宝积寺。又东北。有宝山寺。并居谷内院宇幽奇。楼台壮丽。即今见存。

生地狱。去北台东不远。有乱石交耸。闻诸古老。昔有张善和者。尝逐一白兔至此。而陷内见地狱。去地狱不远。又覩一经藏。层阁壮丽。善和怖骇。是投其中。因见藏内。尘埃甚厚。其傍亦有箒。静扫除之。于善和。倏尔善心生焉。因即扫除。令极洁净。承斯片善。还复得出。余谓。若非大圣愿力境界。焉能感化若是哉。

邓隐峯禅师者。福建邵武人也。世传。与妹出家。俱来游台。至台之顶。忽失兄所在。妹寻访不得。至北台西。道南石上。头下足上。倒植而立。裙衣上耸。竖而不乱。庵。然示灭妹曰。轻躁之性。死而不易。遂乃推倒。即于其处。而阁维之。收其灵骨。垒石为塔。至今在焉。

憨山者。在北台东北。世传。后魏孝文皇帝。台山避暑。大圣化作梵僧。从帝乞一坐具之地。修行住止。帝许之。梵僧乃张坐具。弥覆五百余里。帝知其神。乃驰骑而去。回顾。斯山岌然随后。帝叱曰。尔好憨山。何随朕耶。因此而止。故以名焉。

唐昌寺。佛光东北四五里。迢峣冈峦。寺宇幽邃。世传昔宕昌王。造佛光寺。安止于此。因以名焉。笺曰。此说或讹。疑唐时赐。额取昌盛为名尔。

石窟寺。在佛光东北二十余里。俨禅师所造。正当山口。登清凉寺。路经于此。游礼憩息之所。

天盆寺。次南台北谷。山形似盆。其势如画东北仙桥。西南神溪。池水当心。楼台四绕。今绝迹矣。

王子烧身寺。次北五六里。有小岩寺。大龛寺。唯瓴甃余基。悉就颓毁。当时塔庙。靡有孑遗。此地极为生善。然游礼路僻。到者甚稀。昔有西京万善寺尼明月法屋等。于此结庵而居。每诵华严涅槃二部。戒律清洁。至神龙元年而卒。

中台北趾及台领南。有二伽蓝。号曰吴[(序-予+林)/女]葱藭二寺。有洪马寺主。于此住持。亦云戒德光。时威仪动物。群虎如犬驯扰。院庭钟磬空鸣。如人击动。六事不失。月十常闻。缁素巡台。就而参礼。有尼三五人。年尽期颐。寺主百年不下山谷。长安三年正月迁逝。

五王城五王寺。修创奇异。未知何代五王立名建寺。周围尚有桑林枣园遗迹。游谒者。思慕忘返。

东台南足南岭上。有观海寺。内有明月池。方圆一里。水深八尺。虽在晦朔。月影中现。夹池有二松藁(力鬼切)枝茎相樛。每清风发韵。有如琴瑟。雁门人王石琦。太原郭上行。晋州魏法才。繁峙薛思恭等。一千余人。巡礼东台。忽至此寺。会大霖雨。七日不止。乃虔诚发愿。因得晴霁。但云敷不散。东极于海。浩然一色。平若大川。于中现卢舍那像。并闻说法。后郭上行等十余人。发心出家。并得剃染。咸有高节。

东台东大会谷内。有铜钟寺。魏时所置。寺有铜钟。可受三十斛。形如瓮腹。身作八棱。刻子魏都金刚。填陷象鼻隐起。杂宝庄严。龙象绕身。神仙遍腹。参辰日月。释梵之形。列于顶上。中平元年。有僧惠澄。寓止兹寺。

后因传戒。远赴京都。数载方还。失钟所在。徘徊恻怆。痛悼弥深。忽见异人。僧诘其所。答云。余此山神。钟已收入金刚窟中。本兜率天王所造。澄曰。非也。此是拘楼秦佛之时所造。山神何故收入金刚窟内。澄遂于寺勒石。为铭曰。寺法鼓窟为邻。击振吼赋咤闻。集贤圣灭苦因。被收入金刚轮。谁得知见山神。万圣前六时闻。书翠凤镌白银。表铜钟之去处。绝后代之疑人。

温汤寺。五王之所造。昔五王子者。不知何代。宿植善根。得为王子。又缘恶业。染伽摩罗疾。乃迁入山。于此温泉澡浴。疾遂痊愈。身复轻安。造寺住持。因温汤为号。寺内有砖塔一所。可高二丈。层给三重。中有卢舍那像。文殊普贤。及余部从靡不毕具。唐万岁通天中。有僧慈云。创此安置。厥后巡游之人。往还不绝。

清凉岭南三十余里。入大谷中。有嵌岩寺。小柏寺。嵌岩寺有佛殿门楼。小柏寺中。有浮图二所。一当路口。一在谷中。山东之人。多此安泊。北有万亩平。是李澄师庄。为普通供养。昔有僧。念阿弥陀佛。一念掷一菽豆。在十斛瓮内。念满此瓮。乃见阿弥陀佛来迎。因而化去。

赤崖寺。临路半崖。安置其寺。悬泉滴。溜水透岩。下去七八里许。俯视灵寿镇定。复见易州抱腹功德山。

东峨谷南。有铁勤寺。向阳寺。日照寺。垒石寺。并在谷中。林木高深。联绵不绝。佛光寺僧。多来栖止。

入东峨谷。有大会寺。浴王寺。榆勤寺。乳石寺。东尖寺。右上伽蓝。并在于谷之内。多居岩嶮。内有捐身崖。萨埵崖。割肉坐石等处。面有熊头寺。豹子寺。黑山寺。甘泉寺。望台寺。相距不远。十里至十五里间。并据形胜。佛庙精舍。各各有之。

石泥和尚者。不知何代人也。闻诸老年人云。住西台近东北谷下岩间。修道。每至午际。搓泥成剂。以充中食。人莫能测。后不知其终。

东台北四十余里谷底。有华林寺。香云寺。寺东五十里。有香龕寺。寺边有乳头香龕。龕南有八九十里。有慈云寺。石室寺。下有龙盘寺。有龙形石上盘屈存焉。次南有光明寺。万像寺。龙泉寺。凤岭寺。慈云在大会谷中。石室在温汤岭上。盘龙寺。正当川下。光明寺万像寺。见者不同。或出或没。

有人曾见。在南岭寺边。有栗藁果园。有僧见在川内。叵测其由。台山境界。不可依言取定。多致差玄。盖诸圣权宜化现。遭遇各异尔。

有二化寺。按灵迹记。一天城寺。在五王城北三五十里。四面天城。一川平坦。云峯峻拔。雪瀑湍流。据昔古伽蓝传云。化寺。不依地立。现在空中。菩萨道场。文殊净刹。朱楼绀殿。七宝所成。紫金白银。琉璃玳瑁。珠网交络。回出云霞。得遇之人。尘机顿息。有池水。深丈四五尺。清澈见底。平满下流。时有灵禽羽毛五色。遶池上下。和鸣清亮。亦有茅庵草堂十五余所。居山半腹。莫测凡圣。游台之人。有时得见。

东台东华林寺山麓下。有一古寺。不中题额。院庭之中。宽一二里。四面云峯。如同刻削。踞山半腹。缔构精蓝。宝塔凌空。实非人造。昔有闰禅师者。德行高洁。游历至此。忽逢化寺。见二老人。容状非凡。行如奔马。经此山巅。倏忽之间。却见少年。语音和雅。犹如钟磬。口称偈云。上善之语可放。中下之善可收。金刚之宝可用。醍醐妙药可服。其僧。凝思寂。听记其所说。有公孙生之俊辩。舍利子雄才。穷三界之根源。同一乘之句义。遗僧圣药。遂得服饵之法。僧既受教旋。即不见人。既莫识寺。亦难逢。或化或真。不可知矣。

中台东南有玉华寺。世传。昔有五百梵僧。彼中修习定慧之业。九夏炎暑。即就中台安居。三冬凝寒。即返玉华。禅诵励精。苦志不废寸阴。常有骡三十头。不烦驱策。从北川上下。运斋粮以供僧用。如此凡数十载。未尝阙乏。即今中台厨堂之北。犹有旧寺基址存焉。

广清凉传卷上

广清凉传卷中

清凉山大华严寺坛长妙济大师赐紫沙门延一重编

- 菩萨化身为贫女八
- 天女三昧姑九
- 安生塑真容菩萨十
- 牛云和尚求聪明十一
- 佛陀波利入金刚窟十二

- 无着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 神英和尚入化法华院十四
- 道义和尚入化金阁寺十五
-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 亡身徇道僧俗十七
- 州牧宰官归信十八
- 高德僧事迹十九

菩萨化身为贫女八

大孚灵鹫寺者。九区归向。万圣修崇。东汉肇基。后魏开拓。不知自何代之时。每岁首之月。大备斋会。遐迩无间。圣凡混同。七传者。有贫女。遇斋赴集。自南而来。凌晨届寺。携抱二子。一犬随之。身余无货。剪发以施。未遑众食。告主僧曰。今欲先食。遽就他行。僧亦许可。命僮与馔。三倍贻之。意令贫女二子俱足。女曰。犬亦当与。僧勉强复与。女曰。我腹有子。更须分食。僧乃愤然语曰。汝求僧食无厌。若是在腹未生。曷为须食。叱之令去。贫女被诃。实时离地。倏然化身。即文殊像。犬为师子儿。即善财及于闐王。五色云气。霭然遍空。因留苦偈曰。

苦瓠连根苦 甜瓜彻蒂甜
是吾起三界 却彼可师嫌

菩萨说偈已。遂隐不见。在会缁素。无不惊叹。主僧。恨不识真圣。欲以刀剗目。众人苦勉方止。尔后。贵贱等观。贫富无二。遂以贫女所施之发。于菩萨乘云起处。建塔供养。圣宋雍熙二年。重加修饰。塔基下。曾掘得圣发三五络。发知金色。顷复变黑。视之不定。众目咸观。诚叵思议。遂还于塔下藏瘞。即今华严寺东南隅塔。是也。

天女三昧姑九

古德相传云。有天女三昧姑者。亡其年代。自云。大圣命我居华严岭。嘱曰。汝宿缘在此。宜处要津。行菩萨道。接引群品。资供山门。我亦照汝。又与一分供养。令汝经年不饥不渴。远迩人闻。礼奉供施者如市。姑乃募工。营建精宇。不日而成。躬诣乡川化人。米麪身自背负。以充供养。川陆之人。迎施者唯恐在后。游台黑白之众供。亿无算。姑自负重一石。轻疾如风。复加一石。亦无困蹶。厥后。诸廩丰实。用之不竭。一日巡礼者众。弟

子白曰。瓮饭尽矣。姑曰。何以妄语。持漉具搅之。饭即盈满。供给无尽。他物所须。大率如此。四方巡礼者。欲求见大圣。来请于姑。姑言。但至诚竭虑。焚香求请。即见金色。及一万众。种种光明。依言如愿。至贞元三年二月十五日。忽谓门徒曰。吾化缘方毕。今可归天。汝依吾诫。无令断绝。语讫而去。是日祥云映谷。天乐响空。异香氤氲。弥满林壑。群鸟欢噪。百兽鸣吼。有吉祥。白鹤盘旋。经日而去。门徒无生众等。咸依师嘱。供养不绝。

安生塑真容菩萨十

大孚灵鹫寺之北。有小峯。顶平无林木。岿然高显。类西域之鹫峯焉。其上。祥云屡兴。圣容频现。古谓之化文殊台也。唐景云中。有僧法云者。未详姓氏。住大华严寺。每惟大圣示化。方无尊像。俾四方游者。何所瞻仰。乃缮治堂宇。募工仪形。有处士安生者。不知从何而至。一日应召。为云塑像。云将厚酬其直。欲速疾工。生谓云曰。若不日覩真像。终不能无疑。乃焚香恳启移时。大圣忽现于庭。生乃欣踊躄地。祝曰。愿留食顷。得尽模相好。因即塑之。厥后。心有所疑。每一回顾。未尝不见文殊之在傍也。再葺功毕。经七十二现。真仪方备。自是灵应胎鬘。遐迩归依。故以真容目院焉。圣宋太宗皇帝践位。神武天资。克平伪主。重恢宇宙。再造生灵。故得像教弥隆。灵峯更弊。初遣中使。诣五台山。焚香虔祝。特加修建。太平兴国之五年四月十五日。勅使臣蔡廷玉。内臣杨守遵等。诣五台山菩萨院。与僧正净业。同计度修造事。及同部辖工匠等。并勅河东河北两路转运。给五台山菩萨院修造费用。至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张廷训等。奏修造功毕。皇帝先自下西蜀。后于兴国二年丁酉岁。勅于成都府。写造第五大藏金字经一藏。至八年癸卯岁七月五日。勅内臣安重诲监送。就吾台山菩萨院安置。每岁度僧五十人。真宗皇帝御宇景德四年。特赐内库钱一万贯。再加修葺。并建大阁一座。两层十三间。内安真容菩萨。赐额。名奉真之阁。岁遣内臣诣山。设斋供养。自是。层楼广殿。飞阁长廊。云日相辉。金碧交映。庄严崇奉。邈逸前代矣。仁宗皇帝。纘祖考之丕业。典儒释之大教。屡遣中使。斋供诣山。每郊禋礼毕。道场设斋供养。宝玩之属。多出禁掖。庆历八年春三月。勅遣内侍黄门谢禹圭。送宝冠一戴。先是。庆历至皇佑三年。朝廷三次遣使颁降。太宗真宗仁宗皇帝三朝。御书凡一百八十轴。并天竺字源七册。后有山门僧守法慧顺。于瑞相殿北。重建大阁一座。两层凡一十三楹。于上层。置斗官分布。中楹安卢舍那佛像。四周造万圣像。雕刻彩绘。备极工巧嘉佑二年丁酉岁。勅遣入内。内侍省黎永德。送御书飞白宝章阁牌额一

面。诣真容院。于三月二十二日。安挂阁上。若匪皇上留心圣教。注想灵峯。则何以屡锡宝严。躬洒神翰。况太宗朝旧勅。山寺土田。尽蠲租赋。自古朝廷崇尚。建立伽蓝。广度僧尼。除免差役。何止一端。所以北齐数州之倾俸。有唐九帝之回光者欤。

牛云和尚求聪明十一

僧牛云者。雁门人也。俗姓赵氏。童蒙之岁。有似痴^蠢。父母送之黉堂(学堂也)都无言览之意。独见僧尼。擎跽作礼。年十二。其亲送之(往也)华严寺善住阁院。出家。礼净觉为师。每令汲水拾薪。众皆讥其庸钝。年满受具。殊无诵习。洎三十六岁季冬月。乃发志诚内。自惟忖曰。我见人。云台上每有文殊现身。我今跣足而去。若见文殊。唯求聪明。学诵经法。时方雪寒。心无退惮。先至东台顶。忽见一老人。然火而坐。云问曰。如此雪寒。从何方而来。老人曰。吾从山下来。云曰。为何道上。全无足迹。老人云。吾从雪前来。复诘云曰。师有何心愿。冒雪跣足而至。岂不苦也。云曰。吾虽为僧。自嗟蒙钝。不能诵念经法。老人曰。来意若何。曰求见文殊菩萨。惟乞聪明。老人云。奇哉。老人又问。此处不见文殊菩萨。更拟何之。云曰。更上北台。老人曰。吾亦欲去。云曰。同去得否。老人曰。请师先行。云乃游遍台顶告别。老人向西而去。至暮。方抵北台。亦见老人。然火而坐。牛云惊疑。谓老人曰。适向东台。相别吾先来。何为老人已至。老人云。师不知要路。所以来迟。云虽承此语。心谓。只此老人。应是文殊师。乃礼拜。老人曰。吾是俗人。不应作礼。云但设拜。情更不移。良久老人云。候吾入定。观汝前身作何行业而闇钝也。老人纔似闭目。遽即语曰。汝前生为牛。因载寺家藏经。今得为僧。从牛中来。因闇钝尔。于龙堂边。取一镢来。与汝斫却心头淤肉。即明决也。云遂依言向堂边。果得一镢。度与老人。老人曰。汝但闭目。候吾令汝开眼。即可开之。云依教。似觉当心。被斫身无痛苦。心乃豁然。如暗室中遇明灯。若昏夜之吐日月。老令开眼。师目既启。即见老人。化文殊像。语云曰。汝自今已去。诵念经法。涉历耳目。无忘失也。于华严寺涧东院。有大因缘。无得退转。云乃不胜悲恋。伏地而礼。未举头顷。菩萨已隐。师即下山。肢体轻便。习诵经典。眼见耳闻。无不总持矣。来年夏五月。遶育王塔。行道念经。至夕二更初。倏见真光一道。从北台顶。连瑞塔基。久而不散。于光明中。当阁上。现阁一座。光色灿烂。前有牌额。题金字云。善住之阁。师乃忆菩萨所授之言。依光中所现之阁。而建置之。至唐明皇帝开元二十三年。师年六十三。夏腊四十四。无疾而终。

佛陀波利入金刚窟十二

佛陀波利者。唐言觉爱。北印度罽宾国人也。亡身徇道。遍观灵迹。闻文殊师利在五台清凉山。远涉流沙。躬来礼谒。以唐高宗大帝仪凤元年。至台山。南陟思阳岭。见林木干云。景物殊胜。内心忻怿。五体投地。向山顶礼曰。如来灭后。众圣潜灵。惟有大圣文殊师利。于此山中。汲引群生。教诸菩萨。波利所恨。生逢八难。不覩圣容。远涉流沙。故来礼谒。伏乞慈悲普覆。令覩尊仪。言已。悲泣泪流。向山顶礼已。忽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作婆罗门语。谓波利曰。师。情存慕道。追访圣迹。不惮劬劳。远寻灵异。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出家之士。亦多犯戒律。西土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众生恶业。未知师将得此经来否。波利报曰。贫道宜来礼谒。不将经来。老人曰。既不将经徒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不识。师当却回取此经至。流传斯土。即是遍奉众圣。广利群生。拯济幽冥。报诸佛之恩也。师如取得经本来。第即示师文殊所在。波利得闻此语。不胜喜跃。遂裁抑悲泪。至心礼拜。举头之顷。不见老人。僧大惊愕。倍更虔诚。毕志捐生。复还西域。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至永淳二年回。至长安。具以上事闻奏。高宗大帝。遂留经入内。请日照三藏法师。及勅司宾寺典客令杜行顓等。共译唐本。勅赐绢三千匹。经遂留内中。波利泣奏曰。贫道捐躯委命取经来。意愿普济群生。救拔苦难。不以财宝为念。不以名利关怀。请还经本流行。庶使含灵同益。帝遂留新翻之经。还僧梵本。乃将诣西明寺。访得通梵语唐僧顺正。奏共翻译。帝可其请。波利遂对诸大德。与顺正译讫。波利持本。再至五台山。相传入金刚窟。于今不出。僧顺正等。具波利所述圣诲。序之经首耳。

无着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僧无著者。姓董氏。温州永嘉人也。天姿颖拔。毅然不群。爰自童蒙。岐嶷成性。年十二。依本州岛龙泉寺大德猗律师出家。诵大乘经数十万偈。唐天宝八年。以业优得度。二十一岁。始绍师业。首习毘尼。因诣金陵牛头山忠禅师。参定心要。厉节无亏。寸阴不舍。研穷理性。妙契本源。忠谓师曰。汝志性聪敏。宜自开发。众生与佛。元无别心。如云翳若除。虚空本净。无着言下顿开法眼。东山秘旨。有所归焉。虽道无不在。而境胜易从。远诣台山。志求大圣。大历二年正月。发迹浙右。夏五月初。至清凉岭下。时日暮。倏见化寺。鲜华绝止。因扣扉请入。有一童子。名胸胝者。启出应无着。请童子入。白寺主。以昏夜寓宿。童子得报。延无着入。主僧宾接。如

人间礼。问曰。师自何来。无着具对。又曰。彼方佛法何如。答。时逢像季。随分戒律。复问。众有几何。曰或三百。或五百。无着曰。此处佛法如何。答云。龙蛇混迹。凡圣同居。又问。众有几何。答云。前三三与后三三。无着乃良久无对。主僧云。解否。答云。不解。主僧云。既不解。速须引去。无宜久止。命童子送客出门。无着问曰。此寺何名。答。清凉寺。童子曰。早来所问前三三与后三三。师解否。曰不能。童子曰。金刚背后。尔可觑之。师乃回视。化寺即隐。无着怆然久之。即说偈曰。

廓周沙界圣伽蓝 满目文殊接话谭
言下不知开何印云 回头祇见旧山岩

无着既出。坐而待旦。天晓即路。是月望日。届华严寺众堂安止。次月朔日。维那白。斋后大众。各备盏啜茶。有一老人。持盏付无着云。啜茶记送金刚窟来。无着受教。少顷茶毕众散。无着坐食堂南床上。见一老人僧踞北床。问无着云。师从南方来。持得好念珠来否。无着云。无。但有龕珠耳。老僧请看。无着与之。遂失所在。翌日中昃。坐般若院经藏楼前。有二吉祥鸟。当无着顶上。徘徊飞翔。数匝东北而去。越三日。景正东时。坐房中。见白光二道。至无着顶上而灭。同房僧法贤等。具见。无着大骇曰。是何祥瑞。乞再现之。决弟子疑网。言讫。再现。久而方灭。无着。是日正中时。独诣金刚窟。既至。礼十余拜。即坐而少憩。忽如昏寂。睡中闻人叱牛数声。似令饮水者。无着惊觉。倏见一老人。年及耄期。弊巾苧服。足履麻屨。牵牛而行。无着。前执老人手。因拜问曰。从何方来。曰山下丐粮去来。无着曰。家居何所。曰在此台山。老人问曰。师何因来此。无着曰。传闻此地有金刚窟。故来礼拜。老人曰。师困耶。无着曰。不也。曰师既不困。何缘昏睡。无着曰。凡夫昏沈。何足为怪。老人曰。师昏沈。请师少息啜茶得否。无着许诺。老人手指东北。无着随观。见一寺。仅五十余步。老人牵牛前导。无着踵后。既抵门阖。老人呼君提数声。有童子。启扉而出。见无着伸礼。即牵牛入。延无着入。但见其地平坦。净琉璃色。堂舍廊宇。悉皆黄金。其堂三架。东西两掖。各一楹。老人延无着升堂。自坐柏木牙床。指一锦[袖-由+敦]。令无着坐。童子送茶二器。皆琉璃盏。酥蜜各一器。即玳瑁。[木*奈]老人谓无着云。南方有此物不。无着云。无。又云。南方既无此物。甚里吃茶。无着不对。老人曰。且吃茶毕。老人曰。师出家。作何事业。无着云。都无事业。大小乘中。亦无功课。遣日而已。老人曰。师初出家时。本求何事。曰本求大果。曰师以初心修习即得。复问。师年几许。曰三十一。曰师年至三十八。宿福必至。复于此地有缘。谓无着云。徐徐而

归。好看道路。勿损手足。吾方且偃息。无着请留一宿。老人不许曰。师缘有两伴。不见师归。即怀忧恼。□当住此缘。师有执处在也。无着云。出家之人。有何执处。虽有行伴。亦不顾恋。老人曰。师常持三衣否。无着曰。自受戒已来持之。老人曰。此是执处也。无着曰。亦有圣教在。若许住宿。正念舍之。又曰。曾听律否。曰曾。老人曰。准律云。明相小乘无难不得舍衣。师早下去。老人即起。无着亦起。相随至堂前立。老人说偈云。

若人静坐一须臾 胜造恒沙七宝塔
宝塔毕竟坏微尘 一念净心成正觉

偈毕。顾童子送之出寺。老人抚无着背云。师好去。无着即退。至金刚窟边。童子问曰。此何窟。无着云。名金刚窟。童子曰。金刚下更有何字。无着思惟久之。谓童子曰。下有般若字。童子曰。此即化般若寺也。无着执童子手。礼一拜取别。童子曰。回礼圣贤。因说偈曰。

面上无瞋供养具 口里无瞋吐妙香
心里无瞋是真宝 无染无着是真如

说是偈已。无着再拜。举首不见童子。化寺亦隐。唯覩苍山崔嵬。乔木蓊鬱。无着悲怆恋慕。伫立久之。因观所遇老人之地。有白云涌起。须臾遍谷。见文殊菩萨乘大师子。万圣翼从。凡食顷间。东有一段黑云来过。菩萨即隐。少顷云散。既而遇汾州菩萨寺僧修政等六人。同至金刚窟。游礼圣迹。忽闻山石震吼。声如霹雳。群僧骇怖。奔走映藁。俄顷而息。修政等。询问无着。乃言所遇之事。修政等。庆闻灵迹。自恨不覩其事。即覩歛久之。乃依无着口。依实录之。传于遐迩。示后览之者。注想灵峯矣。其无着。兴修供养之事。具如别录所载。此不繁述。又华严钞说。无着。厥后常思灵异。一日复在金刚窟。观礼圣迹。遇一老人。命入无着。推其先入。老人即入。遂不复出。无着窟前伫立。都无所见。忽覩冠裳数人。朱紫服色。至窟前相推而入。无着心疑。因诘其从者曰。此何人也。得入斯窟。答云。是一万菩萨□帝扬化诸处。任官岁久。职满却归此窟。盖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见在窟中。讲华严经。无着闻已。欣然随入。行三两步。石窟狭小。不容乃止。

神英和尚入化法华院十四

释神英。俗姓韩氏。本沧州人也。韶年悟道。卯岁从师。讽诵精勤。日夜匪懈。事师竭力。五事无亏。操比松筠。心同金石。依年受具。行业益修。每念浮生。速于瞬息。遂乃杖锡云游。寻访知识。早通禅定。兼明经论。远诣南岳。参神会和尚。他日谓英曰。汝于五台山。有大因缘。速须北行。瞻礼文殊大圣。兼访遗踪。既承师教。策励忘倦。以唐开元四年夏六月中旬到山。愿礼大圣。止华严王院。尝一日斋后独游西林。忽覩精舍。额题法华之院。神英直入巡礼。俄见多宝佛塔一座四门。玉石形像。细妙光莹。神工罕及。次后有护国仁王楼五间。上有玉石文殊普贤像并及部从。前三门一十三间。里门两掖。有行官道场。亦有文殊普贤部从。三门外。是五台山十寺血脉图。巡礼既毕。神英欲出院门。复见众僧。姿状神异。心疑化境。遂出东行。约三十步间闻声。回首视之。略无所见。神英乃悲泣久之曰。此必大圣所化。于我此地。有大因缘。即于化院之地。结庵而止。发大誓愿。我当如化院建置伽蓝。居之岁余。归依者众。遂募良匠。营构不酬工直。所须随缘。远自易州。千里求采玉石。制造尊像。罢琢精绝功妙。入神壁画。多是吴道子之真迹。院成工毕。费盈百万。题号法华之院。和尚因即住持。春秋七十有五。一日命诸门人。嘱以后事。奄然示灭。年代虽远。灵塔犹在。

道义和尚入化金阁寺十五

释义禅师者。未详姓氏。本江东人也。受业于衢州龙兴寺。神清骨秀。风标彩人。唐开元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远自江表。与杭州僧普守。同游至台山清凉寺粥院安止。有主事僧白。普请于东岭荷薪。道义。即以竹鞋一两。雇人代行。遂披三事衲衣。东北而行。访寻文殊所在。心自惟曰。大圣是九祖佛师。神用叵测。洪纤隐显。靡所不知。自恨。末法出家。圣贤伏迹。唯此台山圣境。大摄生灵。金颜玉毫。有时而现。顾自江左。远达灵山。无有患难。盖由加持所致。伏愿慈悲广洽。不择枯荣。普示真身。则愚诚愿之。精心一念。物我俱忘。忽举目顷。见一老僧。身甚伟大。容色辉映。丝发皓然。顶骨图起。身挂云衲。神彩严峻。乘一白象。寻岭而来。道义见之。不觉避路。投身于地。倾心礼足。象行稍疾。俄顷而至。象以鼻触义。意令礼拜。大圣僧谓义曰。师远自江表。来陟灵山。不惮艰危。大收圣神。然此台山一境。上下五峯。不论道俗。乃至足践一土一石。非但灭生死之罪。佛记此等。当来必获紫金之身。师既到来。因谐果就。自须喜幸莫大焉。今日天色虽和。然山顶风冷。实时且去。须取绵衣。明旦登台。得其宜也。义遂礼谢。未及再视。象过如风。杳然莫覩。义归清凉寺。取所寄衣衾。自宵达旦。方至西台。果遇风寒。义师心自奇前事。莫敢语人。及上台顶。果覩光

瑞。灵塔八功德水。罔不周览。明赴中台。适行半路。复遇昨所见者乘象老僧。杖锡而来。谓义曰。师可急行。及他食次。老僧今日须到太原。一缘赴韦尹家斋。二要论少事。然不久别。午后为期。莫远东西。自有消息。义礼未毕。俄尔失所。义遂前进。至供养所。果与众僧食。次义复奇之。慰沃心灵。体忘疲倦。直至日昃。略无音信。道义登岭翘望。挈鉞行脚。向中台顶上。处处巡礼。一心注想大圣真仪。又忆乘象神僧所教。伫伺消息。靡敢懈倦。因出僧堂南。约数十步。翘首瞻望。忽见一童子。年十三四。衣新黄衫。履新麻屨。自称觉一。云和尚在金阁寺。遣来屈衢州道义阁梨吃茶。义遽随觉一。向东北行。二三百步。举目见一金桥。义即随登。乃金阁寺。三门楼阁。金色晃曜夺目。大阁三层。上下九间。覩之惊异。虔心设礼。遂入寺庭。堂殿廊庑。皆金宝间饰。独当门大楼。及所度桥。纯以紫磨真金成之。义瞻仰不暇。神志若失。唯竭诚展礼。童子引义入东厢。从南第一院登门。忽见乘象老僧。当门踞大金绳床而坐。云阿师来耶。莫要礼拜。请上阶来。义欲敷坐具展拜。老僧制之。义不敢拒命。即升堂伫立。大圣呼觉一。取一小绳床来。令阁梨坐其绳床。器物迹是纯金道义合掌顶礼。悚惕而坐。内怀惊叹。未敢咨询。少选。大圣谓向义曰。阿师从江东来。彼处佛法如何。义曰。末法住持。少奉戒律。若非目证不可知也。大圣言。善哉。义因此方敢咨问。谓和尚曰。此中佛法如何。大圣曰。此中佛法。凡圣同居。不在名相。但随缘利物。即是大乘。义曰。和尚寺舍尤广。触目皆是黄金所成。愚情莫能测度。可谓不思议者也。大圣曰。然。遂令觉一。将茶及药食来。既至。命义啜食。香味芬馥。回殊常味。食已。大圣复召觉一。送阿师游十二院。义与觉一。遍历诸院修谒。至大食堂前。多有僧侣。或禅或律。若坐若行。数约盈万。或复受礼。或相承接者。十二院题额各异。

东廊六院

- 大圣菩萨院
- 观音菩萨院
- 药王菩萨院
- 虚空藏菩萨院
- 大慧菩萨院
- 龙龕菩萨院

西廊六院

- 普贤菩萨院
- 大势至菩萨院
- 药上菩萨院
- 地藏菩萨院
- 金刚慧菩萨院
- 马鸣菩萨院

义巡谒毕。老僧遣义早归。寒山难住。道义遂辞老僧。出寺百步。回顾已失所在。但空山乔木而已。方知化寺。遂回长安。大历元年。列其上事。闻奏太宗皇帝。帝下勅建置。诏十节度使照修创焉。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释法照者。本南梁人也。未详姓氏。唐大历二年二月十三日。南岳云峯寺食堂内食粥。照向钵中。见五台山。佛光寺东北一里余。有山。山下有涧。涧北有一石门。自觉身入石门。行五里许。见一寺。题云。大圣竹林之寺。久之方隐。心极骇异。二十七日辰时。还向钵中。尽见五台山华严寺。诸寺了然可观。地皆金色。殊无山林。内外明澈。池台楼观。众宝庄严。文殊大圣。及万菩萨。咸处其中。又现诸佛净国。食毕方灭。心疑益甚。因归院语诸僧。众且问有人尝至五台山否。时有嘉延县晖二阁梨。应曰。某甲曾到五台山佛光寺安泊。与师钵内所见。颇同。虽然问知。亦未发心游礼。至四年夏。在衡州湘东寺高楼之上。九旬入念佛道场。及六月初二日未时。五色祥云。遍覆诸寺。云中现诸楼阁。阁中有数十梵僧。各长一丈。执锡行道。衡州奉郭。咸见阿弥陀佛。及文殊普贤一万菩萨。俱在此会。其身高大。众覩圣现。涕泣致礼。酉时方灭。法照向晚行道场外。遇一老人。年约七十。告法照曰。阿师。尝发愿向五台山。今何不去。法照曰。时难路险。若为去得。老人曰。师可急去。法照却入道场。再发诚愿。夏满即往台山。礼拜大圣。是秋八月十三日。自南岳。与同志十人。来游台山。果无留难。至明年四月初五日。方达五台县。南遥望。对佛光寺。南有数十道白光。举众咸覩。六日诣佛光寺栖止。果如钵中所见之寺。是夜后分。因出房户。忽见一道白光。从北山下来。至法照前。师遽入堂内。乃问众僧曰。是何光相。僧

答言。此处常有大圣不思议之光相。照闻已。即具威仪。步寻其光。遂至寺东北。约一里许有山。山下有涧。涧北有一石门。及见二青衣童子。似八九岁。颜貌端正。倚门而立。一称善财。一名难陀。相见欢喜。问讯礼拜法照云。何故多时流浪生死。始来相见。遂引入门。向北而行。将至五里。忽见一金门楼。可高百尺。兼有掖楼。渐至门所。方见一寺。寺前有大金桥。金榜题号曰。大圣竹林之寺。一如钵中所见。周围可二十里。中有一百二十院。院中皆有宝塔庄严。其地纯是黄金。渠流花果。充满其中。法照入寺。至讲堂内。见大圣文殊在西。普贤在东。各处师子之座说法。次其身及座。高可百尺。文殊左右。菩萨万余。普贤亦有无数菩萨。前后围遶。法照。至二圣前师子座下。稽首礼已。问二圣言。末代凡夫。去圣时远。智识转劣。垢障尤深。烦恼盖缠。佛性无由显现。佛法浩瀚。未审。修行于何法门。最为其要。易得成佛。利乐群生。唯愿大圣为断疑网。时文殊师利告言。汝以念佛。今正是时。诸修行门。无过念佛。供养三宝。福慧双修。此之二门。最为其要。所以者何。我于过去久远劫中。因观佛故。因念佛故。因供养故。今得一切种智。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多。现深禅定乃至。诸佛成无上觉。皆从念佛而生。故知念佛是诸法之王。汝等应当常念无上法王。令无休息。法照又问。当云何念。文殊告言。此世界西。有极乐国。彼当有佛。号阿弥陀。彼佛愿力不可思议。当须系念谛观彼国。令无间断。命终之后。决定往生彼佛国中。永不退转。速出三界。疾得成佛。说是语已。时二大圣。各舒金色手。摩法照顶。而为授记。汝已念佛故。不久证于无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愿疾成佛者。无过念佛。则能速证无上菩提。尽此一报之身。定□苦海。到于彼岸。时文殊大圣而说偈言。

汝等欲求解脱者	应当先除我慢心
嫉妬名利及悭贪	去却如斯不善意
应专念彼弥陀号	即能安住佛境界
若能安住佛境界	是人常见一切佛
若得常见一切佛	即能了达真如性
若能速断诸烦恼	即能了达真如性
在苦海中而常乐	譬如莲华不着水
而心清净出爱河	即能速证菩提果

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又说偈言。

诸法唯心造 了心不可得
常依此修行 是名真实相

普贤菩萨。亦说偈言。

普诫汝及一切众	常应谦下诸比丘
忍辱即是菩提因	无瞋必招端正报
一切众见皆欢喜	即发无上菩提心
若依此语而修行	微尘佛刹从心现
悉能广修诸行愿	运接一切诸有情
速离爱河登彼岸	□□□□□□□□

法照闻已。欢喜踊跃。疑网悉除。法照礼谢已。合掌而立。文殊师利告法照言。汝可往诣诸菩萨院。次第巡礼。即受教已。次第巡礼。遂至七宝果园。其果纔熟。可大如盃。即取食之。味甚香美。法照食已。身意泰然。回至大圣前。作礼辞退。遣二童子。送至门外。礼已举头。遂隐不见。师乃怆然。倍增悲感。遂立石题记。今犹在焉。四月八日。至华严寺般若院。西楼下安止。十三日日中后。与五十余僧。同往金刚窟巡礼。到无着见大圣处。虔心敬礼。三十五佛名。凡礼十余遍。忽见其处。尽是琉璃七宝宫殿。文殊普贤。一万菩萨。及佛陀波利。俱在一会。法照见已。惟自庆喜。随众归寺。是夜中时。向华严寺。西楼上忽见寺。东山半。有五盏圣灯。其大如盃。法照祝曰。请分百盏。灯遂分百。再祝曰。请分为千。寻即便分。复变为三。行行相对。遍于山半。因此忘身。独诣金刚窟所观见大圣。于夜后分。至金刚窟重礼三十五佛名。十遍五会。念阿弥陀佛二千口。悲泪启告。自惟无始恶业。漂流生死。种种克责躄身。三十余次自扑。未已。忽见一梵僧。身長七尺。称是佛陀波利。至法照前。语曰。师今悲泣。有何意耶。答。法照远来。愿见大圣。佛陀波利言。师实愿见否。答。愿见。师即脱履立于板上。曰师但闭目。随我而行。遂引法照入金刚窟。忽见一院。黄金题榜云。金刚般若之寺。皆七宝庄严。房廊楼阁。都一百七十五间。金刚般若一切经藏。在宝阁中。遂向大圣。投身作礼。合掌启告文殊师利言。惟念。何时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广度众生。令入无余。何时果我无上愿海。发是愿已。尔时文殊师利菩萨告言。善哉善哉。再为摩顶。授记言。汝心真正。志为菩萨。能于恶世。发斯胜愿。利乐群生。如汝所说。必当速证无上菩提。必能速具普贤无量行愿。圆满具足。为天人师。度无量众。法照蒙授记已。稽首作礼。又问。未审。今时及未来世。一切同志念佛四众。不求名利。勇猛精进。临

终定感佛来迎。接上品往生。速离爱河否。文殊告言。决定无疑。除为名利及不志心者。言讫。遂遣童子难陀。将茶汤来。并及药食。法照言。不须药食。大圣言。但食无畏。遂进两盃汤。一盃味。甚极甘美。大圣亦进三盃汤。并及药食。其器皆是琉璃宝成。既而令波利送出。照意不欲出。大圣告言。不可。汝今此身。元是凡质。不净之体。不可住此。但为汝。今与我缘熟。此一报尽。得生净土。方得却来。言讫不见。还在窟前板上伫立。天明。独见一梵僧。告法照曰。好去。好去。努力努力。勇猛精进。作是语已。忽然不见。良久迟回。悲喜不已。始知大圣悲愿。难可思议。法照虽覩圣异。不敢妄传。恐生疑谤。至冬十二月初。遂于华严寺。入念佛道场。绝粒要期。祈生净土。得无生忍。速超苦海。救度群品。如是七日。至初夜分。正念佛时。忽见一梵僧。至道场内。告法照曰。汝所见者。台山境界。何故不说。言讫而隐。法照心疑此僧。亦未宣露。翌日申时。正念诵次。复见梵僧。年约八十。神色严峻。告法照。向时所见者。台山境界。何不依事实记录之。普示众生。令所见者。发菩提心。断恶修善。获大利益。师何秘密。不向他说。照答曰。寔无有心秘密斯事。恐人疑谤堕于地狱。所以不说。梵僧告言。大圣文殊。见在此土。尚有人谤。岂况汝今所见境界。但令多人见闻之者。发菩提心。来到此土。灭除无量无边生死之罪。断恶修善。称佛名号。得生净土。即是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岂不大哉。何虑疑谤。秘而不说。法照闻已。答云。谨奉所教。不敢秘密。梵僧微笑。即隐不现。法照方依所教。具前逢遇。寔录一一示众。江东释惠从。以大历六年正月初九日。与华严寺僧崇晖明谦等。三十余人。随法照。至金刚窟所亲遇般若院所。立石标志。同行徒众。虔诚瞻仰。悲喜交集。倏闻其处铿然钟声。清音雅亮。众咸惊叹灵异。果特谓照师曰。所见不虚。俱念宿缘多幸。得与同游。书之精舍屋壁。普使见闻。同发胜心。共期佛果。后至大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法照与小师等八人。于东台同见白光十余现。次有黑云叆叇。少顷云开。见五色通身光。光内红色圆光。大圣文殊。乘青毛师子。众皆明覩。又降微雪。及五色圆光。遍现山谷。不可知数。其同行人小师。纯一惟秀归政智远。沙弥惟英。行者张希。童子如静等。无不咸见。其后法照大师。乃度华严寺南一十五里。当中台中麓下。依所逢大圣化寺式。特建一寺。仍以竹林题号焉。

德宗皇帝贞元年中有护军中尉邠(宾)国公扶风窦公。施勅赐三原县庄租赋之利。每皇帝诞圣之日。于五台山十寺普通兰若。设万僧供。命司兵参军王士詹。撰述刻石记纪颂。其词略曰。弥陀居西国。照师宗焉。帝尧在位。邠公

辅焉。是知佛宝国宝。殊躅而同体也。竹林精刹。应现施工。已立西方教主。大师法照。自南岳悟达真要。振金锡之清凉。根瑞相以徘徊。蹶云衢而直进。跻灵山入化寺。周历而□□□百二十院。所覩异光奇迹。具纪于大师实录。□□□播。故略而不书。兹乃净土教主东流也。故治地□□寺焉。文多不能具载。中台慈恩和尚。先化黑白五百人。雕造玉石功德一十二尊并大殿一座。于大宋元佑五年春月。三人故放火烧毁。殿上钉自济玉石功德盏。化为灰粉。僧省瑞。再化十方四众。同力修营。于定州黄山雕造。到玉石释迦文殊普贤等一十二尊。将至中台并殿。绍圣五年六月日。终毕。告示后人。烧功德人。不出一年。尽皆恶死。殃随无间。故知毁之者。恶报无量。苦轮不息。同力修崇者。获福无边。果证菩提矣。

亡身徇道俗十七

释无染者。未详姓氏。受业中条山。讲四分律涅槃经因明百法论。每诵华严经。至诸菩萨住处品。说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仍闻佛陀波利自西国而来。追求圣迹。遇化老人。再令西域取经。入金刚窟。于今不回。古德既然。吾岂独无缘乎。师乃自誓发迹游方之礼。遍访名公。或遇禅宗。参决理性。或逢讲授。探讨经义。以唐贞元七年。至五台山。止善住阁院。时院僧智顓。为五台山十寺都检校。主厘僧务。师乃依顓。挂锡栖心。为终焉计。常念。文殊化境。非凡庶可登。吾幸居此。岂宜懈怠哉。冬即采薪荷众。夏即跣足游堂。立志不移。历二十余载。凡七十余次礼诸台。所遇震迹。化相金桥。宝塔圣磬。金钟圆光之类。莫穷其数。最后中台之东。忽覩一寺。额号福生。内有梵僧。数约盈万。师乃从头作礼。遍行慰劳。既而面见文殊。亦为僧相。语师曰。汝于此山。宿有因缘。当须供众。勿得空过。言讫不见。化寺亦隐。梵僧俱失。师乃叹曰。吾覩兹灵异。岂可徒然。念此危脆之乐。有何久固。乃发誓愿。告示四方游台僧尼。并及信士。每供养一百万僧。乃然一指以志之。渐及五百万数。遐迩悉知。王侯不化而自来。金宝不求而自至。千万供毕。十指皆然。至开成中夏四月。乃白大众曰。吾于此山。薄有因缘。七十二次。游诸圣迹。酬千万僧供。不出此山。吾今耄矣。春秋七十四。夏腊五十五。此身难保。危同朝露。欲于中台顶上。焚一炷香。答辞十方诸佛一万菩萨。息心而住。诸徒众等。各不相代。并是菩萨弟子。龙王眷属。夙兴善业。得住此山。夙夜精勤。省策三业。龙花三会。共结要期。比候下山。恐有留难。珍重而去。徒众不晓师意。则共白言。三五日间。早来归院。师乃但携瓶锡准

焚香。独与清信士赵华。持蜡布二段。麤麻一秤。香油一斗。于中台顶。从旦至暮。礼拜焚香。无时暂息。都捐饮食。亦不睡眠。念佛虔诚。声无间断。至夜将半。华讶其归。晓复至台顶见师。执志确然不移转。益精专倍于常日。师乃告华曰。吾有密愿。已见功成。汝与吾照缘。不得障道。为吾取蜡布麤麻香油。将来缠裹吾身。要于夜半子时。然身供养诸佛。吾若道果得成。首度于汝。华劝论不止。遂持蜡布。以缠师身。次被以麻。香油溉灌。将从顶炼。师戒曰。吾若有余骸。照以薪光。火尽天灭。当须扬散。无使显异。惑乱众人。华即如教。自头而然。至足方倒。华勉曰。昔闻喜见愿力然身。今见上人继乎先躅。奇哉。乃宣告门人。取众灵骨。就梵仙山南起塔。于今现在。

代州总因寺沙门福运。清苦节行僧也。慈悲济物。每慨虚生。常谓人曰。鹰隼逐鸟。何不相逢。猛虎搏人。几时遭值。自恨年耄身肉枯干。不能与众生一顿饱食。苦哉苦哉。唐开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径入南山。岁谷大石寺。北有一盘石。跏坐于上。执刀自割。分其身肉。为三十段。投置石上。因誓愿曰。施诸飞走众生一餐之食。愿食此肉者。舍恶趣身。受人天报。言讫而卒。门人士俗。奔走其所。见委骸于地。缁素悲哀。积薪阁维。既而祥云满谷。俄顷暴风四起。身之骨灰。荡然无余。神异如此。若非忘我相了色空。孰能若是哉。

清信士宋元庆者。洛阳县北乡人也。唐圣历元年二月十四日。来游五台。礼文殊大圣。元庆善根夙植。久厌尘劳。行洁冰霜。曾无瑕玷。届兹真境。深契素心。愿启一时。功踰多劫。因游西台秘[(序-予+林)/女]岳寺。乃潜于佛庙之侧。后积薪油焚身。供养文殊菩萨洎诸圣众。当此之时。闻东南隅山震数声。西北有光。烂然五色。盖表斯人内财供养之感应也。异哉。

繁峙县门明雅者。智达空有。物我齐忘。厌有漏身。贺三坚果。于元庆焚身之年四月三日。秘[(序-予+林)/女]师庙之侧。屠身供养。手自持刀。支解身体。略无变色。始从两足。次及于心。皮肉纷然。唯有胸臆。犹合掌发愿。愿早成佛。济度众生。后乃剖心。命由斯殒。惜哉。

州牧宰官归信十八

开元十八年。代州都督薛徽。以岁属亢阳。久愆时雨。草木焦枯。种植俱废。都督谓众曰。吾闻。台山文殊菩萨。极多灵异。有无缘慈。必哀祈请。遂登台顶。竭诚祷雨。倏见华严寺上。有群飞白鹤。凡二十二只。徘徊翱

翔。集于台上。须臾即散。俄顷黑云叆叇。驶雨洪澍。五县沾足(古有唐林县也)民至二十六日。方兴耒耜。是秋大丰。耒耜小谷皆熟。粟斗三钱。百姓饶乐。若非至诚感神。曷能致此。

开元二十三年。代州都督王嗣。尝巡礼清凉山五台诸寺院。忽遇一伽蓝。广大庄严。内有文殊师利像。因入中礼拜。复从院出。乃逢隐者三五人。草衣麻屨。容状甚陋。都督谓。是贫士行丐至此。乃问。自何而来。隐者曰。来游山林。因而纵赏。吾能以六合入于一尘。三千纳于毫芥。又为都督。谈十二空之正理。演十二见之邪宗。辞论纵横。辩才无碍。都督闻之愕骇。隐者仍有告诫。都督俛首未对。忽然而失。嗣于是顿发愿心。欲饭千僧。以祈胜福。问寺僧曰。此中有千僧否。僧云。今七八月游山者皆去。僧难可及。嗣乃志心虔求冥助。至设斋日。感千僧普会。嗣尽诚斋施。既毕。僧散并不知所止。嗣覩此感应。信心益固。后遥礼五台。没身归向矣。

圣历二年。长史崔义猷。游礼五台北台。忽云雾晦暝。跬步无覩。猷即投身自扑。遍体血流。死而复苏。仰见云间。一道光明。接华严寺。猷乃寻光而行。过处随灭。直至华严寺。经宿南去。向佛光寺。一百余里。先此瑞应。至寺覩见解脱禅师如生。共猷谈对。既而语诸寺僧。寺僧靡不惊骇。皆云。解脱已亡多年。何故复见。此不可思议事也。猷益异云耳。

圣历二年。长史齐政。携家游台。至清凉寺北。遇数僧。持锡杖跣足而行。政询之。答云。访文殊师利。因勉政发心。共登台顶。及登遽失僧所在。政嗟异而下。还及清凉寺。又闻圣钟铿然。向晓山谷。政竭诚斋设。供施而归。感其灵应。因为记云。

中台西南百余里。有一小山。名曰峯山。当台邑之北。山半有生风穴。仙人掌。道人庵。说法台。昔名九泉山。上有金华寺。下有澡浴池。世传万菩萨过夏之所。有时现像。犹若片云。飞腾峯顶。或如白鹤。群翔山后。久而方歇。土俗备覩。咸云。万圣出现。岁丰之兆。其言颇验。

圣宋庆历二年七月五日。有薄雾数片。从寺古殿后出。渐遍山顶。其中现菩萨形相。或三或五。各成行列。离山而南。右遶县邑。僧俗告语。无不仰观。前县令路坦。留诗以记其异。

高德僧事迹十九

释智顓者。亡其姓氏。中山人也。韶髫之年。杰出流辈。尔以弱冠。厌俗遗荣。远诣台山。依善住阁院贤林为师。策励无怠。夙夜忘劳。落彩登坛。戒珠圆洁。天性节俭。室无长衣。遇有余资。随施贫病。既而辞师访道。不数年间。大通佛教。讲法华妙典。穷佛知见。阐维摩胜旨。了不二法门。常念法性幽微。筌蹄权假。乃收迹灵境。挂锡旧居。其如高德服人。囊锥脱而露颖。嘉誉流远。宫钟击以飞声。唐元和年中。众议请充山门僧首。固让不获。俛仰从命。遭时岁艰俭。供施稀旷。院宇萧疎。钟磬息韵。众复叩请。为华严寺都供养主知大常住。即四方聚供之所也。宜其德必有邻。善则获应。故值法照无着华严疏主。并释门龙象。宝地芝兰。缙素争依。神灵密佑。时澄观新制疏毕。众请顓讲华严大经。繇是。日有千僧。斋供丰腆。帑藏充溢。不知其由。时人咸谓。感圣来游。师自主寺务。凡十余载。有邻院僧义圆。亦诸僧之翘俊者。以顓久典常住。意其利于资供。既生疑谤。乃构流言。谓。顓心非平等。志务贪婪。修德竞时。岂当若是。顓聆斯谤。遽求自退。众遂许之。师乃即日拱手而出。是夜有护法天神。报义圆曰。智顓和尚。乃千佛一数。师敢轻言耶。可速求谢咎。若其不然。必沈恶趣矣。义圆骇惧。诘旦诣顓。礼足悔谢。顓之德行感如此。及武宗在位。毁灭释氏。顓藏匿岳藪。余众解散。宣宗践阼。重兴寺宇。勅五台诸寺。度五千僧。再请顓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养主。至大中七年夏四月。普供天下巡礼四众斋粥。一月既罢。一日志大众曰。人命如箭。焉能久保。心徇浮华。不求息虑。谁之过欤。遂退居静室。不出二日。端坐而终。春秋七十七。夏腊五十八。

释法珍。不知何许人也。亦忘受具之年。自舍尘俗。戒行精苦。誓除人我。志求解脱。讲华严楞伽唯识瑜伽。每升座宣扬。如师子吼。化导无间。遐迩归心。在华严寺。三十余载。亲见文殊师利。云中出没。现种种形。数盈千万。法师因发誓愿。设无遮大会。巡山之人。岁有万数。诣五台顶。然长明灯。幡花不绝。至隋开皇十三年七月而终。后五年。隋帝梦五台山华严寺。法珍大师院。有摩尼宝珠二十颗。勅遣黄门侍郎郭。驰骅求取珠。法珍院供养库中。果得宝珠。尽符圣梦。乃造七宝函。盛之进献。自余珠宝。有百千种。凡五斗余。有诏复送台山。仍以珊瑚树一株并归山。供养文殊大圣。师之德行。概见于此云耳。

释孙哲。不知姓氏。及何所人。住天盆寺。三十余年服饵松柏以中食。常坐不卧。寡于言说。志节高邈。迥踰尘表。寒暑行道。曾无懈怠。身衣弊衲。都无余服。菩萨行愿。人所罕测。居常一日。亲覩文殊师利。持一银[壹*桑]

金面鼓。来入伽蓝。哲惊异悲感。因自斲身。口鼻血流。起而言曰。往闻圣鼓他化天乐。佛在世时。大圣持来。供养于佛。如来灭后。还归天上。弟子业秽之质。大圣示迹。降此伽蓝。俾无限尘劳。于斯尽矣。乃勤恳致礼。礼已不见。自此谓门人曰。吾命将尽。恐身不净。污秽伽蓝。欲去横水镇趣灭。尔等各念无常。勉修胜业。嘱已下山。果至彼镇。俨然示化。

释神赞。俗姓卢氏。不知何许人也。戒行孤洁。好求访圣迹。不惑之年。来诣台山。礼谒菩萨。住华严寺清凉岳间。禅诵为业。众推高德。未详终没之所。

释惠龙。幽州人也。卯岁出家。弱冠受具。性圆秋月。节劲霜松。戒等护鹅。慈深救蚁。了四分毘尼。略无凝滞。远近请教。教诱尽材。专诣台山。礼文殊师利。六时忏诵。徇法亡躯。自刺身血。写菩萨戒。普施愿早成佛。师气貌严峻。言声响亮。演法导迷无刚不伏。亦僧中之能士也。后不知其所终。

释令休。河南人也。乐寻圣迹。遍历名山。励节懃苦。众咸推伏。远诣台山。礼文殊师利。忽闻空中有声。告曰。南阎浮提人。多不定聚。刚强难化。汝宜度之。勿惮劬劳。斯为上士。僧曰。欲求解脱。若为可得。空曰。汝可除心。僧曰。云何除心。作何方便。空中告曰。无心之草名瞢[梦-夕+登]。汝就观之。自当悟解。师即求之。后果见其草。乃自惟曰。我问除心有何方便。却令观此无心之草。有何意旨。如是审思。豁然了悟曰。草譬烦恼。无心喻空。草既无心。烦恼亦尔。烦恼既空。当何所断。乃大悟无生。法空观门。于斯了矣。师不胜悲喜。即就此草。结庵而止。人或问其故。师指草谓曰。人多心病。此草能攻。所欲来求。与宣良验耳。厥后获愈者多矣。至开皇二十一年癸酉正月上旬。无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三。

广清凉传卷下

清凉山大华严寺坛长妙济大师赐紫沙门延一重编

- 高德僧事迹十九之余
- 高德尼事迹二十
- 南宋僧俗所覩灵异二十一

- 灵异蘖木二十二
- 大圣文殊师利古今赞颂二十三

高德僧事迹十九之余

释嘉福。俗姓聂氏。代郡雁门人也。年七岁。于本州岛总因寺出家。十五受具。后住清凉望台。三十余年。常诵维摩经。菩萨声闻二本戒文。涅槃般若二部。多所悟入。并诵诸部经论百有余本。十日一周。略无余暇。及然五指。供养文殊。臂上烧灯。求生净土。至开皇二十四年十二月下旬。倏见白光一道。直至西方。如是二日。众人咸覩。奄然而逝。

释道宣。俗姓籛氏。吴兴人也。盖彭祖之后。少诵教文。长亲师席。关之东西。河之南北。求访宗匠。无惮苦辛。外总九流。内精三学。戒香芬洁。定水澄漪。存护法城。著述无辍。尤攻律藏。穷计幽微。七聚五篇。涣然冰释。感天厨馈食。备于先记。自梁迄今。曾无侔匹。按华严灵记云。律师常至中台顶上。见一童子。形貌异常。律师问其所由。童子曰。弟子天也。帝释遣令巡守圣境。律师又问。道宣尝览华严经菩萨住处品。文殊师利。住清凉山。宣自到山。未尝得见。其理如何。童子曰。师何致疑。世界初成。此大地踞金轮之上。又于金轮上。撮骨狼牙。生一小金轮。其轮。至北台半腹。文殊菩萨七宝宫殿之所在焉。园林果树。咸悉充满。一万菩萨之所围遶。北台上面。有一水池。名曰金井。大圣文殊。与诸圣众。于中出没。与金刚窟正相通矣。大圣所都。非凡境界。师可知之。言终乃隐。律师下山。向众亲说其事云。

释窥基法师。姓尉迟氏。祖讳懿宁国公。父敬宗。六军卿胄之职。任松州都督。伯父敬德。即唐初总管武略口古。声名盖代。封鄂国公。唐书有四傅。孔子有四科。口付有四圣。大唐三藏。有四弟子。基光昉测。故今疏主即其一焉。三藏西域取经。既回。圆教大乘。创流东土。将图普利。必藉周材。法苑所推。专归疏主。至年十七。遂预缁林。特奉明诏。为三藏弟子。疏主专受大乘三藏秘诀。三藏以为广济群品。莫大于弘宣。传付有归。受命著述。制法华唯识等疏一百余部。盛行于世。又于三藏大师终后数年。来游五台山。礼文殊菩萨。于花岩寺西院安止。法师常月造弥勒像一躯。日诵菩萨戒一遍愿生兜率。求其志也。感通之应。绰然可观。又复亲书金字般若经毕。有神光瑞云。萦拂台宇。辉耀函笥。曰我无坚志。灵应何臻。从游山讫。旋之京师慈恩寺。于永淳二年蝉蜕去尔。开元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有

清凉寺普观善师。与同造功德主。沙门法会。于中台顶。造玉石释迦文殊普贤等一部从。神功妙绝。至开元二十四年功毕。后武宗会昌五年。拆天下寺宇。例遭除毁。悲矣。

释志远。俗姓宋氏。汝南人也。早丧所天。孤养于母。承顺颜色。晨夕靡倦。母常读法华经。精通五卷。师因夙植善本。每念辞荣。年二十八。乃启母出家。事师之礼。服劳无替。躬执僧后。未常违众。厥后辞师参学。负笈八年。南北两宗。大道渊旨。然于天台顿教。无所宗尚。可谓定慧双明。惠修兼备。后闻台山灵异。乃结侣同游。就华严寺右小院挂锡。演天台圆顿。仅四十年。众因目其院。为天台焉。至会昌五年。忽绝粒数日。而讲课之务。未曾暂息。及二月十七日。告门人曰。吾平生修进。靡欺心口。今获二种果报。卧安眠。觉而无痛恼。吾所著法华疏十卷。本迹二门。三周记别。开近显远。玄门十卷。五义判释。止观十卷。其天台宗疏。务在宣阐。并使传通。勿令止绝。言讫。奄然而逝。春秋七十七。僧腊四十八。

案碑文云。金光照和尚者。其先河南府澠池县人也。俗姓李氏。年十三出家。依于新安县宝云寺主灵粲为师。至年十九。入洪阳山。祖述迦叶和尚。伏勤三年。犹如一日。可谓衣不带。布褐遮身。残形毁容。勤求至道。和尚谓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佛常无应。而无不应。守斯守一。勤则居三。虽恒沙异名。随缘摄化。而彼岸同体。感物从权。且清凉山者。诸佛之应化也。众生缘重。尔可往焉。师既亲受言教。来至汾州。泊宝应中。遇奸臣凶动。戎马生郊。师阻难中。未可前路。乃回入马头山。经姑射山。又转至檀特山。六年居山。事慧超禅师。誓愿苦身以崇至学。每兴重愿。以救苍生。志在山林。祈无上觉。禅师知其愿重。乃命速行转至屋党山夏县。师于惠悟和尚。咨参至理。又闻方山纯达禅师。德行清高。名誉远彻。既至其所。禅师一见乃问。师从何而来。师曰。从无所来。禅师乃接以微言。豁然启悟。乃知众生即佛。佛即众生。三界圆通。唯一心耳。遂住嵩山。经于三载。禅习为务。守戒为常。每自思曰。台山之愿竟未心。属我国家。圣德广运。日月照临。功高百王。业济千古。至唐大历二年。方达五台山。于大华严寺万菩萨院安止。其日。忽雷电交发。雨雹驶飞。师乃骇心。默念大圣。俄尔晴霁。倏覩白光。从台飞下。光中千佛。严丽赫然。师涕泣交流。举身投地。而为作礼。比至举首。忽然其前涌出高楼十丈。有千叶花座。而以盛之。遂见诸佛舒金色臂。三摩师顶。告师曰。尔从今已去。应名金光照耳。诸佛令师诵金刚般若。以为恒式。言讫。忽然不见。师心内喜跃。感悟良多。翌日礼辞寺众。遂诣秘[(序-予+林)/女]岩。幽居进德。日有所新。后又自西台。忽

雷风暴震。曳电注雹。良久云开。谷腾黄雾。倏忽之间。千变万化。师一心瞪视。誓求佛果。应时和风清畅。云雾竞涌。忽见维摩居士。普贤菩萨。文殊师利。师悲泣礼拜。忽然不见。又见二童子引师直诣台顶。见二如来。净如琉璃。内外明彻。紫光蔽日。白气浮天。遍满山林。尽同金色。同行伴侣。罔知厥由。后又诣东台那罗延窟。遥见三僧。乘白云涌出。至前便隐。又至夜三更已来。忽见窟前。楼阁层峙。天乐嘹唳。至数日已。却往秘[(序-予+林)/女]。居止六载。后繁峙县令吕才俊。坚请至县。虔心供养。后代州都督辛云晁。聆师之德望。差指使迎。入大云寺。居止为首。广兴佛事。后不知其所终云耳。

华严疏主法讳澄观。俗姓戴氏。本越州会稽山阴县人也。即唐第八帝肃宗皇帝世。年十三出家。厥后儒典九流。百家子史。莫不諳尽。具戒之后。节操非常。但有名山必游。胜友皆访。于大历十一年。来游五台。于华严寺西般若院下。疏主至山前后。游台四十余。后至大华严寺。专读大乘方等之教。华严一经。偏所翫习。以自悟心。庆在朝闻。卷不释手。其时。有善住阁院(隋朝本名东道场也)僧名贤林。亦不测之人也。时充华严寺主。乃与寺众。恭请法师。讲华严法华等经。前后五载。法师每谓。华严旧疏。旨约文繁。乃自唯曰。窃以大圣文殊师利。表乎真智。普贤菩萨。旌乎真理。二法混融。即表毘卢遮那之自体也。理包万行。事括千门。广喻太虚。周齐罔极。大矣。我即华严奥旨欤。我今既措趾文殊圣都。清凉妙域。华严大典。岂得捐乎。于是。旦暮策怀。思惟造疏。即自华严寺。徙住般若院。从容谓众曰。余来圣地。旷劫希逢。欲屏交游。澄心造疏。可能为余建阁一座。于上造疏可乎。寺主贤林等。佥曰允从。乃募工起手。不日而成。时有温州无着。躬自书梁。羲之笔迹。奇哉可观。功毕。疏主于上起立制疏道场。即唐兴元元年四月八日也。朝夕焚祝。心祈瑞应。数日之后。中夜寝。梦一金人。于疏主前立。师乃以手揽之。从首飡食。至足而寤。私心喜曰。此必大圣垂祥。是余飡受华严之法味。得其粹旨。示造疏始终之兆也。乃起盥漱。遽入道场。焚香设礼。庆谢嘉瑞。厥后。若躬对圣容。援毫洒翰。才思如流。精释微言。未尝疑阻。遂得一部。七处九会之文。涣然在目。自兴元元年。迄正元元年丁卯岁十一月五日绝笔。法师既造疏已。乃罄资缘。设千僧会斋。用为显庆。又欲验其疏流通之兆。乃入道场。祈祷冥应。忽于夜寐。梦见自身化为大龙。首枕南台。尾枕北台。腾跃其身。复化作千个小龙。分散而去。疏主觉已。喜曰。斯乃新疏流行之应矣。于是。华严寺主贤林。尚座悟寂。山门十寺都供养主。温州无着。并闾山僧众。又共设大斋。显庆新疏。正元四

年。并州节度使马遂。代州都督王朝光。各遣使赍供施至山。令请疏主。讲其新疏。每日可谓座列千僧。聆宣妙典。所出学徒。前后计及千数。其余事疏。具如别传所云。

释常遇。姓阴氏。范阳人也。先从本土安集寺出家。师。其性淳朴。体貌魁梧。好适林泉。栖心物外。大中四年。杖锡孤游礼五台山。寻访圣迹。止华严寺菩萨堂。瞻大圣真容。然右手中指为供养。后遍历五顶。大覩祥光。不可胜纪。至西台。遇古圣迹。名秘[(序-予+林)/女]岩。师启目之际。忽覩金光。灿烂夺目。渐分雉堞。方势如城。即古所谓金色世界也。因问寺僧。寺僧曰。是地。昔有古德住持。名金光照和尚。斯亦因光立谥。必其祥也。师悲喜交集。誓居此地。乃结庐住止。涤虑栖神。一入定门。经四十九日。鸟飞花雨。合卒香云。扬袂扞衣。归依如市。因即创兴梵宇。缔构佛宫。十有七年不下峯顶。禅诵精勤。寸阴无废。可谓圣力潜通。道出凡境。至昭宗运季。师亦化不常。有时抚掌高声大笑。或复手执二石相磨。只云。并合并合。人不测其由。至唐庄宗吞并朱梁之后。人方悟前语。师神异前知如此。时武皇之在河东也。向慕高德。就山致礼。文德元年夏四月。命宪州刺史马师素。传意邀请。师固不受命。即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嘱门人已。蝉蜕而去。春秋七十二。夏腊五十一。

释愿成。姓宋氏。不知何许人也。家世儒素。遐迩知名。不务浮华。不趋荣利。初其母阴氏。夜梦庭中双树。尽放繁花。俄顷而谢。唯有一枝。独无凋变。结成珍果。觉而有娠。阴氏心喜。愿生男子。既发愿已。如期生男。遂名愿成。乃长从师。独称小字。师子衿之岁。出就黉舍。务学明敏。首冠群辈。厥后。弃俗辞亲。诣五台山。依佛光寺僧正行严为师。至大和五年。受具。诵大小乘戒。法华。金刚。佛顶。大悲神呪。用为常务也。武宗世。诛剪释门。师执志无改。宣宗皇帝即位。重兴佛寺。山门再选召师。为其首。特许修营佛光一寺。功毕。寻颁命服师号圆相。就加山门都检校。至光启三年六月五日。忽觉气志衰败。乃罄舍衣盂。以充檀施。无几而卒。后之人。起塔于寺之西北。

佛光寺乘方禅师者。遗其姓氏乡里。即解脱和尚之孙也。身長七尺五寸。古貌棱棱。垂手过膝。眉长数寸。目有重瞳。礼念六时。行道无息。绍其高躅。再修梵宫。台殿横空。等级相次。有太原士女。造立大圣一躯。拟送山门。路经滹沱。河水泛涨。波涛鼓怒。舟楫倾危。禅师隔岸遥礼。焚香恳

启。水忽绝流。圣像既济。湍激如故。厥后忘其年月。示灭于寺。肉身犹在。有碑。居寺西一里。

无名和尚。渤海郡人。即先朝高力士之孙也。幼年慕道。落缁发于金园。求具寻师。沾戒品于京洛。心地渊奥。受荷泽之宗。文藻纵横。出汤休之句。可谓法苑之梁栋。释门之标准。至正元年。示灭之日。澡盥清洁。凌晨一食。告召寺众门徒。跏趺而逝。其后十一年。河东节帅李公顶谒。闻有异香。重修龕室。感神光数丈。瑞相仍现。方议荼毘。肉随火化。霜骨端坐。鲜洁光明。支节钩连。莹滑如玉。建塔于寺。刻石犹在。

铨律和尚。本代地土居人也。七岁出家。依年受具。戒珠清莹。行业芬敷。外习毘尼藏教。内修大乘因地。他心通照。事必先知。蔬食不过中。弊衣纒蔽体。不贮粒粟。不畜缕帛。可谓清苦高行僧也。示灭之日。有彩云翳空。天乐盈耳。异香芬馥。远近袭人。召集寺众。执手叙违。付嘱门人。跏趺而灭。

释法兴。本西京人也。七岁出家。与时流不杂。承侍师长。策励忘疲。讽妙法莲华经。暮年成诵。又念净名金偈。不盈九旬。二本戒经。仅踰一月。日常一过。讽味精通。律轨精严。秉持无犯。来礼圣迹。志乐林泉。隶名佛光。遂有终焉之志。四方供利。身不主持。付嘱门人。修弥勒大阁。凡三层九间。高九十五尺。尊像庄严。靡不周备。已至七十二位圣贤。八大龙王。台山诸寺圣象。万有余尊。绘塑悉具。僧徒称赞。众口一辞。列上所属。请充山门都纲。规矩准绳。为后世法。大和二年正月。闻空中有声云。入灭时至。兜率天众。今即来迎。师乃澡浴焚香。端坐而灭。建塔在寺西北一里。

王子烧身寺。必救都纲者。不知何许人也。未详其字姓。盖闻诸古老口相传授。事多湮废。今但传其梗概。孔圣所谓我爱其礼。斯亦如之。世传阎罗王之师舅也。以曾掌僧务。因谓之都纲。昔清凉府。即今五台县之故城也。彼其县宰。忘其名氏。夏中独坐。夜饮于公庑之下。倏见数人。形质甚伟。持枷锁。似官中追摄人者。至前立。其县宰。诘问厥由。对曰。某阎罗大王之使卒。大王遣来相追摄尔。公可行焉。宰于是大骇起立。谓狱使曰。死即古今之常事。余不罹也。祇缘有寡亲在堂。唯凭官俸。以为恩养。若赴追摄。孝养弗周。若待其百年。死而无恨。今广贻金玉。可能捐否。卒曰。此大王严命。某不敢专也。公若要免。五台山王子烧身寺。有必救都纲。是大王之外舅。若能往告。必能相为也。于是。县宰。遽俾被马与府卒。忽忽而发。

比至日出。乃得达寺。师房扉尚掩。眠犹未兴。宰躬自敲门。微声而唤。少顷。师出。宰即折躬致礼。师曰。山僧愿德。不销贵人之礼。宰旧尝巡山。颇相轻视。此时事逼。致敬忘劳。曰不识圣人。罪寔深矣。泣泪又拜。师因问其故。宰具述厥由。师曰。可也。因索纸笔。具书其事。书毕。付与其宰。宰致拜再三。陈谢而退。自后至官满了无他事。师自此传名。名既彰矣。师寻亦示灭。有塔。见在寺之东南。集传者曰。此大圣化。故化金阁传云。凡圣混居。斯其验矣。

降龙大师。俗姓李氏。讳诚惠。本蔚州灵丘县人也。其亲壮而无嗣。闻五台山文殊灵异。躬诣祈请。既还。妻即感娠。后月满生男。乡闾嗟异。咸云圣子。及长。风骨爽秀。神智不群。乃诣台山。依真容院殿主法顺为师。至年二十。登坛受具。东台东南。约一百余里。有池名龙宫者。耆旧相传。大师尝居彼。结庐修道。今见有丛树。故基犹在。师于净瓶中。素畜一龙。龙曾逃出。入清水河。中有一巨石。上通三穴。潜隐其。一日凌旦。河上西南。见白气出。师知龙潜其下。乃携瓶诣河。向石穴大叱之。龙还入瓶。携之归庵。其泉犹有灵异。虽河瀑涨淤滓混流。独此泉中。略无纤秽天禧年中。余亲往观之。今龙泉店。亦因泉得名也。大师。尝于西台东北李牛谷中。亦有结庐诵经之所。尝感山神现身听法。后有王子寺僧湛崇等。率众连书。殷请住寺。展师资礼。师不违来。愿徙居彼寺。故得金峯增耀。宝壤腾芳。九州岛之琛赆皆来。十寺之楼台益盛。财施法施。佛田僧田。由师住持。同沾利泽。后唐庄宗。闻师高行。同光元年七月。遣使持紫衣师名。勅书赐之。诏云。诚惠鹜岭。名流鸡园。上哲精守护鹅之戒。弘宣住雁之谈。潜括三乘。深明四谛。忍草长新于性苑。意花不染于情田。自隐迹灵峯。栖心胜地。泛慈舟而拯溺。持慧炬以引迷。五百龙神。皆降懿德。一万圣众。尽继玄踪。为法宇之栋梁。作空门之标表。朕方兴景运。大阐真风。宜旌积行之名。以奉无为之教。今赐号广法大师。仍赐紫衣。师固辞不受。续降勅敦劝。其略。爰遣内臣远班成命。师号既旌于戒行。紫衣无爽于受持。久属当仁。匪宜多让。至同光三年乙酉岁十二月。嘱门人已。枕手而终。春秋五十。僧腊三十。师终后。勅赐谥曰法雨大师。并灵塔号慈云之塔。今现在本寺。

超化大师。讳匡嗣。俗姓李氏。太原文水县齐凤村人也。幼年慕道。不乐世荣。注意台山。愿求披剃。依真容院浩威为师。受具之后。励志不群。杖锡南方。参寻知识。学通内外。博究禅律。传法度人。开众耳目。晋天福三年戊戌岁。游方行化。至湖南。谒伪国主王公。公施香茶盈万。至丁未岁。遣使赍送入山。遍给诸寺。癸卯岁。至吴越国。见尚父元帅钱王。王礼接殊

厚。语论造微。雅合王意。遂施五台山文殊大士一万圣众前供物香茶。及制银钵盂鑊子万副。茗荈(赤兗反茶叶老者也)百笼。仍遣人。送至吴越馆内。诸州刺史。各办施利。铺陈供具。无不周备。别造巨舶乘载。由海路北归。尝遇暴风四起。波涛鼓怒。舟人惶骇。顷刻沉没。大师整衣焚香。望山遥礼文殊大圣。乞加冥护。俄顷。见文殊师利。出于海上现半身。猛风骇浪。顿然恬息。遂达沧州。輿载归山。寻与降龙大师。均施诸台寺院山坊兰若。不私其利。及挂锡旧居。徒众。坚请主领僧务。厥后。朝命典统山门。十五年。兴修佛寺。供众僧数过百万。案别传云。昔湖南马王素钦令望。尝使赍茶二百笼。送诣台山。以充大圣前供养。乃俵给山门诸寺。后与大师。偕之台顶。焚香祈祷。设礼既毕。俱宴龙池之侧。忽见一小蛇。其身赤色。跃于水上。回首盼师。师曰。尔来也。乃告其使曰。尔可速归。惧有大事。使即依言。与师俱旋至院。翌日使心匆忙。策马而去。比至其主已薨。使乃方悟见蛇之验。师预见如此。其何人哉。亦不测之人也。住持之外。禅诵为务。以大晋天福九年甲辰岁九月构疾。五日迁逝。荼毘已后。门人收灵骨舍利。起塔见在。

取性道者。晋代人也。失其乡里姓氏。居取性院。即今王子寺东北兰若。改名北福圣院。是也。师内行莫测。外相龌鄙。衣唯弊衲。食且众残。不染声名。人钦若圣。乡川供施。无不乐输。缁素游山。瞻济无择。常操利刀一口入山。见蛇即斩。唯云。取性取性。由此故名取性道者。每诫弟子云。汝山采柴。若见蛇时。慎勿打杀。蛇报果重。千年少一。更重受之。弟子云。若果尔者。师何斩之。师云。咄。尔何知也。老僧斩之。令其取性。即解其蛇报。尔等不能。岂同吾也。师之密行如此。后终于本院云耳。

僧统大师者。俗姓刘氏。讳继颢。燕蓟人也。父讳守奇。唐末任沧州节度使。师幼失所怙。性稟知识。遭乱避地清凉山。礼真容院果胜大师弘准为师。年满受具。诵习无疲。远诣京师听学。迺数本经论。遂还旧寺。首戴大方广佛华严经。跣足游礼五台。每至一顶。讲菩萨住处品一。终岁以为常。每讲终。设茶药异馔以供。其后对妙吉祥。焚香立愿。游历东京。时。晋少主在位。见之信重。赐大相国寺。讲大华严经。将相王侯。归依信受。及解讲。获施财巨万。尽以所直。于本寺讲堂四面飞轩之下。创立石壁。命工镌勒所讲之经。期月之间。功用造毕。寻请还山。赐赉财施。不可胜计。遂建真容院四面廊庑。及华严寺楼阁。凡三千间。不啻设供七百余会。塑山龕罗汉三十二堂。转金刚经。并藏经六百万卷。及真言呪偈。刻坛尽[迭*毛]。逢三八普施温汤。设四众无遮粥会。殊因妙果。植大福田。未有若斯之盛者

也。寻诏授五台山十寺都监。赐师号广演匡圣大师鸿胪卿。仍颁命服。伪汉高祖。一见师奇表。叹未曾有。特命与诸王为兄弟。少主即位。加五台山管内都僧统。后以功授大汉国都僧统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以伪汉天会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迁灭于五台山菩萨院。享年七十有三。僧腊三十有二。诏伪谏议大夫杨梦申。撰神道碑铭。立于院之西北。门人收灵骨。建塔犹在。

高德尼事迹二十

按华严经感应传云。唐仪凤年中。西域有二梵僧。至五台山。赍草花执香炉。肘膝行步。向山礼文殊菩萨。遇一尼师。在岩石间松树下绳床上。俨然独坐。口诵华严。时景方暮。尼谓梵僧曰。尼不合与梵僧同宿。大德且去。明日更来。僧曰。深山路遥。无所投寄。愿不见遣。尼曰。若不去。某不可住。当入深山。僧徘徊惭惧。莫知所之。尼曰。但下前谷。彼有禅窟。僧依而往寻之。果见禅窟。相去可一里余。二僧。一心合掌。手捧香炉。面北遥礼。倾心听经。聆聆在耳。初启经题。称如是我闻。乃遥见其尼。身处绳床。面南而坐。口中放光。赫如金色。皎在峯前。诵经两帙已上。其光盛于谷南。可方圆十里。与昼无异。经至四帙。金光稍收。六帙都毕。其光并入尼口。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云。震旦国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恒于中住。今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万菩萨俱。其山在代州东南。名五台山者。首楞严三昧经云。文殊。是过去平等世界龙种上尊王佛。又央崛摩罗经云。文殊是北方欢喜世界摩尼宝积佛。想神尼之境。必文殊之分化。以示梵僧也。

尼法空者。俗姓韩氏。宣州人也。幼时辞亲。诣五台山西南一百余里建安寺出家。后于祇洹寺受戒。每诵法华。用为常务。后负笈听学经律。数十载间。殊无开悟。自知性乏明慧。无宿习力。尝闻五台山文殊菩萨。现种种身。赈济群品。人传。有僧道超。别无行业。但久住华严寺。不出山门二十余载。其后命终。生于兜率弥勒内院。彼天人谓超曰。尔于人间。别无妙行。祇承文殊菩萨境界力故。得生此处。尔可还下人间。接诱四部。俾令闻知文殊功德。冀望暂登此山中。大销诸罪。则用补天之阙行也。道超依言。不舍天报。下告人间。法空。如是思惟。文殊菩萨大愿境界。不可思议。生希有心。复自念言。无始生死。三界流转。不得解脱。善恶二业。由心造作。遂发大愿。往五台山。志求大圣垂慈引接。乃与亲妹尼。立愿今誓。以元和四年。届山巡礼。遍游五顶。覩种种化现。后至华严寺西北三泉院前深林中。逢一老人。谓法空曰。汝宜住此修行。决证胜果。言讫遂隐。法空知大

圣告谕。乃悲泣雨泪久之。方自悔责恶业罪障。志愿灭除。即依此愿。别结草庵居。策励三业。晓夕靡怠。至元和八年二月十五日。取身所著衣。令弟子悉送常住。施大众用。乃集众取别。人问其故。法空告曰。我从止此来。蒙大圣告语。教示妙法莲华四字。开佛知见。清净无染。得生净土。众各努力。无得空过。言讫而逝。端坐如生。众遂荼毘。收得舍利千余粒。四众分之。以充供养耳。

宋僧所覩灵异二十一

释净业。姓孟氏。代州五台县人也。幼而刚毅。神俊不群。初年十三。依五台山真容院通悟大师为师。事师服劳。特出伦类。每诣太原。行化山门供养资具。靡不悉备。伪主刘氏。深所崇仰。乃赐紫衣。加号广慧大师。至天会十一年。众请充山门都监。寻属宋太宗皇帝戎辂亲征。克平晋邑。师喜遇真主。乃率领僧徒。诣行宫修覲。陈其诚款。遂进山门圣境图。并五龙王图。帝遽令展之御座前。忽大雷震。天无片云。驶雨霏注。帝大骇曰。是何祥也。师对曰。五台龙王来朝陛下。今二龙相见。当喜故也。雷雨若是。帝大悦。即命收图。谓师曰。俟朕师旅还京之日。别陈供养。乃赐命服。改号崇教大师。仍擢为台山僧正。应闾山刘氏所赐衣师号。并改伪从真。至淳化四年四月下旬。寝疾而终。春秋五十九。僧腊三十九。

释睿谏。俗姓刘氏。云州人也。风俗神俊。出乎人表。志轻轩冕。性乐林泉。辞亲出家于五台。礼真容院僧统大师继颺为师。厥后师既去世。葬礼云毕。胜愿内兴。欲崇佛事。乃于楼观谷内东北。有泉名曰鹿泉。泉侧不远。结庐诵经。励精勤苦。晨夕忘倦。一日忽梦老叟。告曰。尔不须独善。可崇大事。兼于此地。大有因缘。吾赞尔力。言讫而寤。内自惟曰。斯必圣贤相誓。于此处建大伽蓝。异日办装。之北地缘化。北朝宁王与夫人。先梦见师化缘修造。及师达境。一见如旧。既符先梦。大施金币。暨回本山。募工修建。复诣太原。谒伪主刘氏。亦蒙厚赉。寺号曰白鹿之寺。宋太宗。讨平晋地。师乃躬诣行宫请见。上问台山兴建之由。师奏对称旨。又蒙恩锡。甚厚。寻赐额。号太平兴国之寺。师之感召。大概如此。至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初一日。以疾而终。春秋六十有六。僧腊四十九。影塔具在。

祥符中。有两浙僧。失其州郡名氏。来礼大圣。登东台顶。忽遇一院。楼台壮丽。殿宇严洁。僧遂入院。前后殿宇。像设鲜辉。释梵龙王。俨然相对。其僧遍诣参。见主僧叙接。言笑宛如素。延迎毕语。临出院巡遣。僧初无骇

异。及出了无所见。僧方悟化现。始惊叹之。遂离台顶。西行下山。游真容院安止。毕礼谒。前后殿宇。主事诸僧。一如东台所见。了然无异。僧乃礼谒台山境界。赞叹不思議事。遂向院僧。具陈所见。无不叹嗟。

淳化中。有扬州僧。忘其法名。身服疏布。斋戒严谨。尝赍五百副钵。大小相盛。副各五事。入山普施。虔礼大圣。至真容院安止。因斋设日。均散咸毕。后有施主。诣北浴室院设浴。启请闾山贤圣。下暨缁素。一无拣别。其僧斋毕。先诣温浴。有三五僧。偕行澡浴。既至浴所。扬州僧。率先解衣。褰帘而入。忽见端正妇人。就水洗浴。僧狼狈而出。众询其故。僧具说所见。人或不信之者。入室验之。果无所覩。

至道中。有僧道海。俗姓杨氏。代郡土人也。受业真容院。亦逢施主设浴。斋罢。遽自诣浴所。尚无一僧入院澡浴。海解衣而入。忽见满堂众僧挥洗。略无识者。覩此僧入一时俱出。海心虽疑。未测凡圣。遽出视之。閫无人矣。集德者曰。大凡施主设浴。必豫供养圣贤。后乃凡庶。清旦贤圣临降。凡庶慎勿先就。一则触犯圣贤。自贻伊咎。二即灭施福。徒设劬劳。斯亦圣人垂警。凡百君子。得无念焉。

华严店。昔有猎者。名马秋儿。家贫。以射生自活。尝至东台。东台东十余里。有古寺基。人传云。是古华严寺也。秋儿至此。见一巨石。其砥如椽。下有光明。心甚疑之。乃呼数人举石视之。倏见佛经数十部。遂取一卷。启之开视。字皆金色。光夺人目。秋儿辈。皆山野蠢愚。不以为异。既归。告语其事。有人传达于真容院主僧宽。宽闻。惊喜非常。遽召门人弟子五七人。赍供具遄往求之。既至其地。了无所覩。唯有故基破瓦而已。怅恨久之。遂焚香叹息而归。

代郡唐林县。昔有女人。三十五年不离城邑。人呼姑。姑长发尼同头陀行。长物不畜。单衣被身。冬寒夏暑不以为苦。坊市巷陌。随处而眠。悠悠之徒。寔时能测五台百二十所寺。无不曾过。夏月巡台。则到处人见同行共语。坐在丘茆。呵毁俗尘。憎恶色欲。后不知所终。故西域婆盘豆菩萨传云。此世界。有一亿菩萨。住持往来化物。示说不虚。前传数云。凡圣混居。得不信哉。后之来臻此境。忽遇斯人。慎勿慢渎。戒哉。

僧道演。俗姓崔氏。忻州定襄人也。数岁出家。依真容院法忍大师为弟子。每诵法华孔雀金刚般若等经。以为常务。师素有息贲之疾。结块如石。每一发动。痛不可忍。几将不救。忽见青衣妇人。至卧榻前立。问其疾之所由。

师以寔告。妇人乃以手触块曰。师欲愈否。答曰。甚适所愿。即以物如丝缕。缠其块。而拔去之。寻即痊愈。方欲起谢。遽失所在。遂向邻僧说之。僧具顶礼。后每思之。未尝不感叹圣贤救护之力。厥后日益康强。年八十有五。方寿终焉。

灵异藁木二十二

华严寺东北。有楼观谷。谷内有金刚窟谷口。昔传有凤栖藁。次西有十二因缘藁。与凤栖藁相近。在金刚窟侧。一身回出一十二枝。高踰百尺。昔有古德。于藁下修十二因缘观。遂以为名。入谷一二里。有白水池。色如酥酪。味如甘露。人饮其水。肌肤润泽。若常服之。令人难老。东台西。有王子造论碑。文字尚存。又有司空都督见佛碑。到者知焉。今年祀浸远。废毁不覩。良可叹哉。

华严寺东横河侧。有一枞藁。松身柏叶。横枝到地。干耸凌云古昔相传。名四谛藁。枝叶四垂。合围成阴。有象明堂八窗四闼。中心一插向上。百重上。围下方。可谓奇异。雨雪不透。风日不穿。巡台之人。同到藁下。可容数百。常有僧。来止其藁下。为众宣四真谛法。悟入者众。时群鸟来止其处。飞翔上下。久而不去。僧曰。此鸟。如佛在藁有鹦鹉。于佛前聆四谛法。而得生天。此亦应尔。因谓之四谛藁。瑞鸟灵禽。游集栖宿。藁既灵异。僧亦非凡。

大圣文殊师利古今赞颂二十三

文殊像赞(并序)

晋支道林撰

文殊师利者。是游方菩萨。困难垢之言。而有斯目。非厥号所先也。原夫称谓之生盖。至道兴其邈。何者。虚引之性彰于五德。轨世之表闻于童真。庶仁之风移。则感时之训兴。故云儒首以法王子为名焉。夫欲穷其渊致者。必存其深大。终古邈矣。岂言像之所及。难算之劫。功高积尘。悠悠遐旷焉。可谓诸言略叙其统。若人之始生也。爰自帝胄。尊号法王。无上之心。兆于独悟。发中之感。无不由也。近一遇正觉。而灵殊内映。玄景未移。遂超发道位。于是深根永构于冲壤。条异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气。与慧风俱扇。三达之明。与日月并辉。具体而微固。已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机将运。即神通

为馆宇。圆应密会。以不迹为影迹。斯其所以动不离寂。而弥纶宇宙。倏无常境。而名冠游方者也。世尊兴出。乃授跃进之明。显潜德于香林。因庆云而西徂。复龙见于兹刹。法轮既转。则玄音屡唱。对明渊极。辄畅法深言。道映开士。故诸佛美其称体绝尘俗。故濯纓者。高其迹。非天合天和以挺祚。吸冲气而为灵。舒重霄以回荫。吐德音而流响。亦孰能与于此哉。时欲摇荡群生之性。宅玄宗而独至。开宏基与一策。廓恒沙而为宇。若然而不说文殊之风。则未达无穷之量。长笑于大方之疾矣。自世尊泥洹。几将千祀。流光福荫。复与时而升降。由是冥怀宗极者感。悲长津之丧源。惧风日之潜损。遂共长表。容之金石。继以文颂。人思自尽。庶云露以增润。今之所遇。盖是数减百年。有转轮王。王阎浮提。号曰阿育。仰窥遗轨。拟而像焉。虽真宰不存于形。而灵位若有主。虽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应。神变之异。屡干民听。因念悟时信有自来矣。意以为接颓薄之运。实由冥维之功。通天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托想之贤。祇诚攸寄。丝纽将绝之绪。引豪心以標位。乃远谟良匠。像天所像。感来自表。不觉忻然。同咏为之赞曰。

眇眇童真。弱龄启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体以冲通。浪化游方。乃轨高踪。流光遗映。爰暨兹邦。思对渊匠。靖一惟恭。灵襟绝代。庶落尘封。

文殊师利赞

童真领玄致。灵化实悠长。昔为龙种觉。今测梦游方。恍惚乘神浪。高步维摩乡。擢此希夷质。映彼虚闲堂。触类兴清遘。目击洞兼忘。梵释钦嘉会。闲邪纳流芳。

文殊像赞

殷晋安撰

文殊洞睿。式昭厥声。探玄发晖。登道怀英。琅琅三达。如日之明。亶亶神通。在变伊形。将廓恒沙。陶铸群生。真风幽暖。千祀弥灵。思媚哲宗。寤言祇诚。绝庆孤栖。祝想太冥。

文殊师利赞

秘书丞郟济川撰

释尊降世。说法度人。大圣文殊。示菩萨身。佛不并化。助道能仁。金口宣言。证号往音。龙种上尊。摩尼宝积。普化色身。未来当得。双林灭景。众圣韬光。我大导师。奄宅清凉。五百仙俱。讲道为常。波利远归。无着愿见。或授秘语。或覩神变。为接有情。不舍方便。我曾供养。今复亲依。瞻仰真像。若覩灵晖。俗缘未断。善念长归。我对金容。当发大誓。运菩提心。广度一切。近侍吉祥。亿生万世。

续遗

前代州管内僧正胜行大德沙门明崇撰

安州人张氏。崇信三宝。纯厚人也。元丰甲子。来游此山。以钱百万。奉曼殊室利。每日三时。必来开殿。辨香茶珍果。情貌如肃。守殿者。以其诚恳。不以为劳。一日遍游诸台。至西台之顶。焚香次。忽闻异香。久而莫测。既而仰视空中。乃见天花百千万朵。青黄朱紫。众彩毕具。缤纷乱坠。甫齐人头。观者数百人。人欲取之即腾起。一朵独落张公之手。其色不可名状。晚还真容院。僧俗覩之。叹未曾有。主僧。恳求菩萨前供养。公曰。菩萨授我。而返留之。是我逆菩萨之惠也。况仙陀圣卉乎。主僧亦不敢夺其志。清朝下山。亲捧其花。常有圆光丈许随身。送者踰数十里不能舍。叹息而归。

德州市户王在。家甚殷富。元佑庚午仲夏。挈妻仆游台山。晚宿真容院。翌日弹冠整衣。诣文殊像。既而晚。覩微有不敬之色出声。就馆。知客僧省彦。求谒。与在语曰。山僧住此。仅四十余年。所接众多。今日君拜谒之礼。似有初谨后怠。加之。容色不怡何也。在怒而言曰。在此一来。出于过听。谓。有肉身菩萨。故不远千里而来。今观之。乃一泥块耳。反思跋涉之劳。宁不为苦。彦曰。是何言欤。昔大圣。于此鹞台。屡见瑞相。安生亲塑。意有所疑。祈而复现七十有二。故。唐睿宗。以真容目为院额。公何言之易也。且此山。龙神守护。或若以怒。公身窜之无地也。在曰。岂一龙。焉能祸我乎。彦曰。君此一来。轻侮像貌。痛斥龙神。第恐祸生不测。可速悔过。不然。公之身。必碎于龙神之爪牙矣。在意不悛。后三日游东台。与众百余人。宿于台顶化现堂。甫及夜半。大雷忽发。若天坼地裂。堂之壁已为穴。火焰随入。俄顷。火从穴出。在之身已碎矣。其仆孝存。借寺家绵衣一件以御寒。里外衣并烧损。唯中间借物在焉。其妻仆。火其骨而下山。闻

者。靡不叹异。是夕。有沧州尼海俊。同宿化现堂。日已曛暮。有叟语曰。敝居不远。敢邀师。一访兼就晨粥。尼应命至一石洞。叟遂失所在。清朝复化现堂。知在之祸。免其惊惧。究其所寓石室。乃那延洞也。

僧惠通。沂州人也。今为僧之上首。昔政和改元首夏。与缙素千人。同游台山。今僧正通义大德明恠。时充知客。谓通曰。梵仙山五龙。时复出现。可一观焉。惠通。因与其徒二三子。同游至山。复逢同志者。因询之曰。山有神龙。子见之乎。同志曰。见。通问其状若何。曰如蛇。通曰。正是真龙。犹为畜类。况蟒蛇乎。乃还所寓之舍。俄顷。通觉腰间有物。如蛇而如爪角。渐束其腹甚紧。苦痛不可忍。起而复倒者再。同志者。走报主僧。述其事。通亦遣人白主僧。求救曰。我以傲慢。龙神得罪。闻山中有熙菩萨。为我忏悔。会熙公。随漕使陈公知存。游兴国寺。主僧亦惧不可测。就命菩萨殿主洪辩大师温晟。作法忏悔。通罄舍衣盂悔过。少顷。苦方息。陈公闻之。亦相与叹焉。

书生李升者。中山相如里人也。昔与右丞王公安中同笔砚。其弟。即修大华严寺功德主真熙也。代州守王洗。自中山召之。使子侄从其学。政和元年。至山。与士大夫时复燕乐。一日到寺。王天民都巡陈去。捕盗伏拏。乃命先生。游梵仙山。至东岩。祈于龙神祠下。少顷。二龙出于石间。一为金色。一为绀青。诸公焚香设拜。以笏招之。金色者。缘笏而上睿。若有所嗅者。诸人之意加勤。独先生以杖触之曰。此乃怪蛇异物。何足贵哉。言未竟。有物如神。仆先生于地。众咸惶骇。俄又掷于岩下。高数百尺。先生既死。其弟熙。以礼葬之。是夕。雨雹大作。雷电晦暝。先生之尸。暴露于外。因火之而葬焉。

那罗延洞者。在东台东侧。洞门向东。深二丈余。迤邐隘窄。如斗许大。游礼者至此。既不能进。往往但以手扞探。或秉烛照之。一穴唯指西北稍向上。然深不可测。时有冷风拂面。传云。此洞。与金刚窟。皆大圣之所宅也。宣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有邵武僧。失其名姓。与僧宗新。同游台山。止真容院。瞻礼真像。一日登东台顶。会代郡赵公康弼。与都巡检熏凉等诸官。升山门上首僧慈化大师真熙。一百余人俱至。求现光景。已而游是洞。赵公等。遍入观览。唯邵武僧。伫立洞外。其一官戏之曰。师何不入。入之则无碍矣。其僧。乃揖赵公慈化宗新曰。珍重珍重。遂趋步而进。至隘窄处。则褰衣伛偻而入。略无阻碍。如行空室。举众惊愕諠噪不已。莫测其由。宗新呼之数番。杳无声迹。既移时不出。宗新谓众曰。吾与彼僧同行数

旬。竟不知其为圣贤也。因恸哭曝怨。众亦泣下。赵公求其遗物。宗新视之。得竹笠一顶。蒸饼数枚。寻有平隘寨官张仲古。作诗美之。以呈赵公。云南僧远礼五台山。去入那罗洞不还。自古赵公传拂子。今留笠子在人间。今诗碑犹在。其笠子亦尚存。噫。始信清凉境界。龙蛇混迹。凡圣同居。不为虚矣。

朔州慈勇大师。未详受业名氏。其道行博识。遐迩钦伏。天会壬子季。复游台山。与其徒史法师等百余人。同宿真容院。史亦纯厚人也。一日。游大华严寺。忽于寺侧。见祥云自东而来。五彩毕具。又于云中。现文殊大圣。处菡萏座。据狻猊之上。及善财前导。于阗为御。波离后从。暨龙母五龙王等。执珪而朝。自余峨冠博带。奇相异服。千状万态。而能尽识大圣目瞬手举。衣带摇曳。第不闻其圣语。迤邐自西而去。观者千余人。四众欢喜。叹未曾有。当是时也。真容院遇回禄之余。始欲兴复。由斯祥瑞。四方檀信辐凑。施财施力者。惟恐后至。真容院大殿。不日而成。切切现土现身。非徒设也。

僧永洲者。晋阳祁人也。姓王氏。天眷末。来游五台。遍观圣迹。寓真容院。仰慕圣境。久而忘归。一日众集择菜。忽视众人。面衣服尽作金色。不觉神情惊骇。欲言之。恐人疑怪。唯自庆幸。始悟台山之众。皆是菩萨眷属。金色界中人也。后闻长兴大禅。师以人天眼目。提振于云中。乃往趋法席。展师资之礼。果有所得。因众普请。话及台山所见事迹。雁门圆果寺僧普安。能会其事也。

广清凉传卷下(终)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51 册 No. 2099 广清凉传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15 (Big5), 完成日期: 2009/04/23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 北美某大德提供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 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